

新錄抱朴子外篇卷之一

志菴盧舜治 評校 慎懋官 閱

嘉遁卷第一

志菴子曰
此篇設為
懷立抱秀
而生問答
朝華夕秀
層見叠出
富而藻輝
而炫足稱
作者

抱朴子曰有懷丘先生者薄周流之棲遑悲吐握之
良苦讓高懷於陸海爰躬耕乎斥鹵秘六竒以括囊
含琳琅而不吐謚青音則莫之或間掩輝藻則世不
得覩背朝華於朱門保恬寂於蓬戶絕軌躅於金張
之間養浩然於幽人之件謂榮顯為不幸以玉帛為
草土抗靈規於雲表獨違令而遂古庇峻岫之巍峩
藉翠蘭之芳茵漱流霞之澄液茹八石之精英思眇

不須蒲輪而後動不待文王而後興潛初飛五與時
消息進有攸往之利退無濡尾之累明哲以保身宣
化以濟俗使夫承蘭風以傾柯濯清波以遣穢有若
沈景之應朗鑒方圓之赴規矩故勲格上下惠沾八
表夫有唐所以巍巍重華所以恭己西伯所以三分
姬發所以革命桓文所以一匡漢高所以應天未有
不致群賢爲六翮託豪傑爲舟楫者也若令各守洗
耳之高人執耦耕之分則稽古之化不建英明之盛
不彰明良之歌不作括天之網不張矣故藏器者珍
於變通隨時英逸者貴於吐音撥亂若乃耀靈翳景

於雲表則麗天之明不著哮虎韜牙而握角瓜則搏
噬之捷不揚太阿潛鋒而不擊則立斷之勁不顯驥
駮踈趾而不馳則追風之迅不形並默矧貢與暗者
同口咸暝則離朱與矇瞽不殊矣先生潔身而忽大
倫之亂得意而忘安上之義存有關機之累沒無金
石之聲庸人且猶憤色何有大雅而無心哉夫繩舒
則木直正進則雅凋有虞舉則四凶戮宣尼入則少
郊梟猶震雷駭則磬鼓咽朝日出則螢燭幽也不極
招蒐之病則無以効越人之絕伎不獎多難之世則
無以知非常之遠量高拱以觀渤非援物之人也懷

道以迷國非作者之務也若侯中唐殖占日之草朝
陽繁鳴鳳之音郊踣獨角之獸野攢連理之林長旌
卷而不懸干戈戢而莫尋少伯方將告退於成功孰
能相擢乎陸沈哉深願先生不遠速復哉於是懷冰
先生蕭然遐眺遊氣天衢精神潦緬旁若無物俯而
答曰嗚呼有是言乎蓋至人無爲棲神沖漠不役志
於祿利故害辱不能加也不躊躇於險途故傾墜不
能爲患也藜藿不供而意佚於方丈齊編庸民而心
歡於有土寢宜僚之舍閉干木之間攜莊萊之友治
陋巷之居殆岳峙而不拔豈有懷於卷舒乎以慾廣

則濁和故委世務而不紆眄以位極者憂深故背勢
利而無餘疑其貴不以爵也富不以財也侶雲鵬以
高逝故不縈翮於腐鼠以屢空爲厚誠故不改樂於
簞瓢且夫玄黃遐邈而人生倏忽以過隙之促託罔
極之間迅乎猶奔星之斃見飄乎似飛矢之電經聊
且優游以自得安能苦形於外物哉夫鳶不絀網麟
不墮弇相彼鳥獸猶知爲患風塵之徒曾是未吝也
若夫要離滅家以効功紀信起燔以誑楚陳賈刎頸
以証第仲由投命而薤醢嬴門伏劍以喪心聶政感
惠而屠菹荆卿絕臄以報燕楚公含悲而受首皆下

愚之狂惑豈上智之攸取哉蓋厚祿者責重爵尊者
神勞故漆園垂綸而顧卿相之貴栢成操耜而不屑
諸侯之高羊說安乎屠肆楊朱吝其一毛僥求之徒
昧乎可欲集不擇木仕不料世貪進不慮負乘之禍
受任不計不堪之敗論榮貴則引伊周以救溺言亢
悔則諱覆餗而不記伺河龍之睡而撥明珠居量表
之寵而冀無患耽漏刻之安蔽必至之危無朝菌之
榮望大椿之壽似蹈薄冰以待夏日登朽枝而湏勁
風淵魚之引芳餌澤雉之咽毒粒咀漏脯以充饑酣
鴆酒以止渴也昔箕子覩象箸而流泣尼父聞偶莢

下筆如湧
泉一瀉可
以千里

而來歎蓋尋微以知著原始以見終然而閻夫蹈機
不覺何前識之至難而利欲之弥篤邪周成賢而信
流言公旦聖而走南楚託鴟鴞以告悲賴金滕以僅
免况能寤之主不世而一有不悅之謗無時而斲之
德不以激烈風而起斃禾事不以載珪璧而稱多才
嗟泣靡及宜其然也夫漸漬之久則膠漆解堅浸潤
之至則骨肉乖析塵羽之積則沈舟折軸三至之言
則市虎以成故江充䟽賤非親於元儲後母假繼非
密於伯竒而掘梗之誣滅父子之恩袖蜂之誑破天
性之愛又况其他安可自必嗟乎伍員所以懷忠而

漂尸悲夫白起所以秉義而刎頸也蓋徹見所爲寒
心匠人之所眩惑矣又欲推短才以希雷同仗獨是
以彈衆非然不覩金雖克木而錐鑽不可以伐鄧林
水雖勝火而井合不足以救焚山寸膠不能治黃河
之濁尺水不能却蕭丘之熱是以身名並全者甚稀
而先笑後號者多有也畏亢悔而貪榮之欲不減忌
毀辱而爭肆之情不遣亦猶恐濕而泳深淵憎影而
不就陰穿舟而息漏猛爨而止沸者也夫七尺之骸
稟之所以生不可受全而歸殘也方寸之心制之在
我不可放之於流遁也躬耕以食之穿井以飲之短

褐以蔽之蓬廬以覆之彈詠以娛之呼吸以延之逍
遙竹素寄情玄毫守常待終斯亦足矣且夫道存則
尊德勝則貴隋珠彈雀知者不爲何必湏權而顯俟
祿而飽哉且夫安貧者以無財爲富甘卑者以不仕
爲榮故幼安浮海而澄神胡子甘心於退耕逢比有
令德之罪信布陷功大之刑一枝足以戢鸞羽何煩
乎豐林潢濇足以泛龍鱗豈事乎滄海藜藿嘉於八
珍寒泉旨於醽醑躡履美於赤舄緼袍麗於袞服拱
把安於杖鉞鳴條樂乎絲竹茅茨艷於丹楹采椽珍
於刻桷登嵩峯爲臺榭庇巖雷爲華屋積篇章爲教

庾寶玄談爲金玉棄細人之近戀損庸隸之所欲遊
九臯以含歡遣智慧以絕俗同屈尺夔藏光守樸表
拙示訥知止常足然後咀嚼芝芳風飛雲浮晞景九
陽附翼高遊仰棲梧桐俯集玄洲孰與御轡而伏櫪
同被繡於犧牛哉起勢公子曰夫入而不出者謂之
耽籠忘退往而不反者謂之不仕無義故達者以身
非我有任乎所值隱顯默語無所必固時止則止時
行則行束帛之集庭燎之舉則君子道長在天利見
若運涉陽九讒勝之時則不出戶庭括囊勿用龍起
鳳戢隨時之宜古人所以或避危亂而不肯入或色

斯而不終日者慮巫山之失火恐芝艾之并焚耳方
今聖皇御運世夷道泰仁及養生惠風遐邁威肅思
方澤沾九裔儀坤德以厚載凝乾穹以高蓋神化則
雲行雨施玄澤則烟温汪濊四門穆穆以博延主思
英逸以俾又此乃千載所希值剖判之一會而先生
慕嘉遁之偏枯不覺狷華之患害也務乎單豹之養
內未觀暴虎之犯外也是聞涉水之或溺則謂乘舟
皆敗以商臣之爲凶則繼體無類也懷冰先生曰聖
化之盛誠如高論出處之事人各有懷故堯舜在上
而箕穎有巢棲之客夏后御世而窮谷有握耒之賢

豈有慮於此險哉蓋各附於所安也是以高尚其志
不仕王侯存夫爻象匹夫所執延州守節聖人許焉
僕所以逍遙於丘園歛跡乎草澤者誠以才非政事
器乏治民而多士雲起髦彥鱗萃文武盈朝庶事既
康故不欲復舉熠燿以厠日月之間拊甌甓於洪鍾
之側貢輕弱於堅冰之節銜裘鑪乎隆暑之月必見
棄於無用速非時之巨噓若擁經著述可以全真成
名有補末化若強所不堪則將顛沛惟咎同悔小狐
故居其所長以全其所短耳雖無立朝之勲卽戎之
勞然切磋後生弘道養政殊塗一致非備之民也劣

者全其一介何及於許由聖世恕而容之同曠於有
唐不亦可乎起勢公子勃然自失肅爾改容曰先生
立言助教文討姦違標退靜以抑躁競之俗興儒教
以救微言之絕非有出者誰叙彞倫非有隱者誰誨
童蒙普天率土莫匪臣民亦何必垂纓執笏者爲事
而樂饑餒門者可非乎失群迷乎雲夢者必湏指南
以知道並乎滄海者必仰辰極以得反今聞嘉訓乃
覺其蔽請負衣冠策駑希驥汎愛與進不嫌擇焉

逸民卷第二

抱朴子曰余昔遊乎雲臺之山而造逸民遇仕人在

志卷子曰
必篇設為
逸民仕人
問答而終
述諸君后
之所必重
逸民者以
結之大較
微旨與前
篇略同

焉仕人之言曰明明在上總御八紘華夷同歸要荒
服事而先生遊栢成之選武穆群黎於鳥獸然時移
俗異世務不拘故木食山棲外物遺累者古之清高
今之逋逃也君子思危於未形絕禍於方來無乃去
張毅之內熱就單豹之外害畏盈抗慮忘亂群之近
憂避牛跡之淺嶮而墮百仞之不測違濡足之泥涇
投鑪冶而不覺乎逸民答曰夫銳志於雉鼠者不失
騶虞之用必勝務於庭粒者安知鴛鸞之遠指猶焦
螟之笑雲鵬朝菌之恠大椿坎蛙之疑海鼈蛇之嗤
應龍也子誠喜懼於勸沮焉識玄曠之高韻哉吾幸

以一改辨
呂尚周公
之政所以
褒周而貶
呂也其言
似之而非

生於堯舜之世何憂不得此人之志乎仕人曰昔狂
狷華士意不爭上隱於海隅而太公誅之吾子沈遁
不亦危乎逸民曰呂尚長於用兵短於為國不能儀
玄黃以覆載擬海嶽以博納褒賢貴德樂育人才而
甘於刑殺不修仁義故其劫殺之禍萌於始封周公
聞之知其無國也夫攻守異容道貴知變而呂尚無
烹鱗之術出致遠之御推戰陳之法嫉高尚之士可
謂賴甲冑以完刃又蕪之浮沫以射走之儀又望求
之於准的者也夫傾度鳥之巢則靈鳳不集漉魚鼈
之池則神虬遐逝劓凡獸之胎則麒麟不峙其郊害

包十
卷之二
九

一介之士則英傑不踐其境呂尚創業垂統以示後人而張苛酷之端開殘賊之軌適足以驅俊民以資他國逐賢能以遺讐敵也去彼市馬骨以致駿足軾陋巷以退秦兵者不亦遠乎子謂呂尚何如周公乎士人曰不能審也逸民曰夫周公大聖以貴下賤吐哺握髮懼於失人從白屋之士七十人布衣之徒親執贄所師見者十人所友者十有二人皆逼以在朝也設令呂尚居周公之地則此等皆成市朝之暴尸而溝澗之腐骨矣唐堯非不能治致許由巢父也虞舜非不能脩善卷石戶也夏禹非不能逼伯成子高

也成湯非不能錄卞隨務光也魏文非不能屈干木也晉平非不能吏亥唐也然尊而肆之貴而重之豈六君之小弱也誠以百行殊尚默默難齊慕尊賢之美稱耻賊善之醜迹取之不足以增威放之未憂於官曠從其志則可以闡弘風熙隆退讓厲苟進之貪夫感輕薄之冒昧雖噐不益於旦夕之用才不周於立朝之俊不亦愈於脅肩低眉諂媚權右提贄懷貨宵征同塵爭津競濟市買名品棄德行學文之本赴雷同比周之末也彼六君尚不肯苦言以侵隱士寧肯加之鋒刃乎聖賢誠可師者呂尚居然謬矣漢高

帝雖細行多闕不涉典藝然其弘曠恢廓善恕多容
不繫近累蓋豁如也雖饑渴四皓而不逼也及太子
卑辭致之以爲羽翼便敬德矯情惜其大者發黃鵠
之悲歌杜婉妾之覬覦其珍賢貴隱如此之至宜其
以布衣而君四海其度量蓋有過人者矣且夫呂尚
之殺猾華者在於恐其沮衆也然俗之所患者病乎
躁於進趨不務行業耳不苦於安貧樂賤者之大多
也假令隱士往往爲目至於情掛勢利志無止足者
終莫能割此常慾而慕彼退靜者也開闢已降非少
人也而忘富遺貴之士猶不能居萬分之一仲尼親

受業於老子而不能修其無爲子貢與原憲同門而
不能模其清苦四凶與巢由同時王莽與二龔共世
而不能効也凡民雖復咎督之危辱之使追猾華猶
必不肯乃反憂其壞俗邪呂尚思不及此以軍法治
乎世枉害賢人酷誤已甚矣賴其功大不便以至顛
沛耳且呂尚之未遇文王也亦曾隱於窮賤凡人易
之老婦逐之賣傭不售屠釣無獲曾無一人慕之其
避世也何獨慮猾華之沮衆邪設令殷紂亦去逃遁
收而歛之尚臨死豈能自謂罪所應邪魏武帝亦刑
罰法嚴峻果於殺戮乃心欲用乎孔明明自陳不樂

出身武帝謝遣之曰義不使高世之士辱於汙君之朝也其鞭撻九有草創皇基亦不妄矣紛擾日久求競成俗或推貨賄以龍躍或階黨援以鳳起風成化習大道漸蕪後生昧然儒訓遂湮將爲立身非財莫可苟有卓然不群之士不出戶庭潛至志味道誠宜優訪以興謙退也夫使孫吳荷戈一人之力耳用其計術則賢於萬夫今令大儒爲使不必切事肆之山林則能陶冶童蒙闡弘禮敬何必服巨象使捕鼠講鸞也則鐘鼎鐫其聲若乃零淪數澤空生徒死亦安足貴乎逸民答曰子可謂守培塿玩狐丘未登閭風

而臨雲霓翫溼汀游潢洿未浮南溟而涉天竺凡所謂志人者不必在乎祿位不必須乎勛伐也太上無已其次無名能振翼以絕群駛迹以絕軌爲常人所不能爲割近才所不能割少多不爲凡俗所量恬粹不爲名位所染淳風足以濯百代之穢高標足以激將來之濁何必紆朱曳紫服冕乘輅被犧牛之文繡吞詹何之香餌朝爲張天之炎熱夕成冰冷之委灰夫斥鷃不以蓬榛易雲霄之表玉鮪不以幽岫賀滄海之曠虎豹入廣廈而懷悲鴻鷗登蒿巒而含感物各有心安其所長莫泰於得意而慘於失所也經世

之士悠悠皆是一日無君惶惶如也譬猶藍田之積
玉鄧林之多材良工大匠肆意所用亦何必棲魚而
沈鳥哉嘉遁高蹈先聖所許或出或處各從攸好蓋
士之所貴立德立言若夫孝友仁義操業清高可謂
立德矣窮覽墳索著述粲然可謂立言矣夫善卷無
治民之功未可謂之臧於俗吏仲尼無攻伐之勛不
可以爲不及於韓白矣身名並全謂之爲上隱居求
志先民加焉夷齊一介不合變通古人嗟嘆謂不降
志辱言不降者明隱逸之爲高也不辱者知羈繫之
爲滂也聖人之清者孟軻所美亦云天爵貴於印綬
志修遺榮孫卿所尚道義旣重可輕王公而世人所
畏唯勢所重唯利盛德身滯便謂庸人器小任大便
爲高士或有乘危冒嶮投死忘生棄遺體於萬仞之
下邀榮華乎一朝之間比夫輕四海愛頸毛之士何
其緬然邪仕人曰潛退之士得意山澤不荷世貴蕩
然縱肆不爲時用嗅祿利誠爲天下無益之物何如
逸民答曰夫麟不吠守鳳不司晨騰黃不引犁尸祝
不治庖也且夫揚大明乎無外宣嫗煦之和風者日
也耀華燈於閑夜治金石以致用者火也天下不可
以經時無日不可以一旦無火然其大小不可同也

江海之外彌綸二儀升爲雲雨降成百川而朝夕之用不及累仞之井灌田溉園未若溝之沃校其巨細孰爲曠哉桀紂帝王也仲尼陪臣也今見比於桀紂則莫不怨焉見擬於仲尼則莫不悅焉爾則貴賤果不在位也故孟子云禹稷顏淵易地皆然矣宰予亦謂孔子賢於堯舜遠矣夫匹庶而鈞稱於王者儒生高極乎唐虞者德而已矣何必官哉且夫曜靈升於造化運天地於懷抱恢恢然蚘不棲於心術茫茫然寵辱不汨其純白流俗之所欲不能樂其神近人之所惑不能移其志榮華猶贅疣也萬物猶蜩翼也若

無者其肯誥屈其支體俯仰其容儀挹酌於其所不喜修索於其所棄遺怡顏以取進曲公以避退恐俗人之不悅感我身之凌遲屈龍淵爲錐鑽之用抑靈叢爲鼉鼙之音推黃鉞以適鈇鎌之持撓華旗以入林杞之下乎古公杖策而捐之越翳入穴以逝之季札退耕以委之老萊灌園以遠之從其所好未與易也故醇而不雜斯則富矣身不受役斯則貴矣若夫剖符有土所謂祿利耳非富貴也且夫官高者其責重功大者人忌之獨有貧賤莫與我爭可得長寶而無憂焉濯裘布被拔葵去織狔不掩豆菜肴糲食又

獲逼下邀僞之譏樹塞反玷三歸玉食襍侯之富安
昌之泰則有僭上洿濁之累未若遊神典文吐故納
新求飽乎耒耜之端索緼乎杼軸之間腹仰河而已
滿身集一枝而餘安萬物芸芸化爲埃塵矣饘粥糊
口布褐緼袍淡泊肆志不憂不喜斯爲尊樂喻之無
物也夫仕也者欲以爲名邪則修毫可以寄姓字何
假乎良始何湏乎鏡鼎哉孟子不以矢石爲功楊雲
不以致民益世求仁而得不亦可乎仕人又曰隱遁
之士則爲不臣亦豈宜君君之地食君之穀乎逸民
曰何謂其然乎昔顏回死魯定公將躬吊焉使人訪

仲尼仲尼曰凡在邦內皆臣也定公乃升自東階行
君禮焉由此論之率土之濱莫匪王臣可知也在朝
者陳力以秉事山林者循德以厲貪清濁殊塗同歸俱
人臣也王者無外天下爲家日月所照雨露所及皆
其境也安得玄虛空食咀流霞而使之不居乎地不
食乎穀哉夫山之金玉水之珠貝雖不在府庫之中
不給朝夕之用然皆君之財也退士不居肉食之列
亦猶山水之物也豈非國有乎許由不竄於四海之
外四皓不走於八荒之表也故曰萬物黎獻共惟帝
臣干木不荷戈戍境築壘疆場而有蕃魏之功今隱

此一段述
諸君之所
以重高尚
之禮幣

者潔行蓬華之內以詠先王之道使民知退讓儒墨
不替此亦堯舜之所許也昔夷齊不食周粟鮑焦死
於橋上彼之硜硜何足師表哉昔安帝以玄纁玉帛
聘周彥祖桓帝以玄纁玉帛聘韋休明順帝以玄纁
玉帛聘楊仲宣就拜侍中不到魏文帝徵管幼安不
至又就拜光祿勳竟不到乃詔所在常以八月致羊
一口酒二斛桓帝玄纁玉帛聘徐孺子就拜太原太
守及東海相不到順帝以玄纁玉帛聘樊季高不到
乃詔所在常以八月致羊一口酒二斛又賜几杖待
以師傅之禮獻帝時鄭康成州辟舉賢良方正茂才

公府十四辟皆不就公車徵右中郎博士趙相侍中
大司農皆不起昭帝公車徵韓福到賜帛五十疋及
羊酒法高卿再舉孝廉本州五辟公府八辟九舉賢
良博士三徵皆不就桓帝以玄纁玉帛安車輶輪聘
韓伯休不到以玄纁玉帛安車輶輪聘姜伯雅就拜
太中大夫捷爲太守不起然皆見優重不加威辟也
若此諸帝褒隱逸之士不謬者則呂尚之誅華士爲
凶酷過惡斷可知矣仕人乃悵然自失慨爾永歎曰
始悟超俗之理非容瑣所見矣

勛學卷第三

志卷子曰
以篇勉弟
子之易李
而文詞藻
叢

抱朴子曰夫學者所以清澄性理歛揚埃穢雕鍛鑿璞龍鍊屯鈍啓道聰明飾染質素察往知來博涉勸成仰觀俯察於是乎在王道於是乎備進可以爲國退可以保已是以聖賢罔不孜孜而勤之夙夜以勉之漏盡日中而不釋饑寒危困而不廢豈以有求於當世哉誠樂之自然也夫斲削刻畫之薄伎射御騎乘之易事猶須慣習然後能善况乎人理之曠道德之遠陰陽之變鬼神之情緬邈玄粵誠難生知雖云色白匪染弗麗雖云味甘匪和弗美故瑤華不琢則耀夜之景不發丹鍔不淬則純鈞之勁不就火則

鑿之精
言本者可
宜三復

不鑽不生不扇不熾水則不決不流不積不深故質雖在我而成之由彼也登閭風捫晨極然後知井谷之闔隘也披六經玩百氏然後覺面牆之至困也夫不學而求知猶願魚而無網焉心雖勤而無獲矣廣博以窮理猶順風而託焉體不勞而致遠矣粉黛至則西施以加麗而宿瘤以藏醜經術深則高才者洞逸鹵鈍者惺悟文梓干雲而不可謂之君子者不識大倫之結構也天然爽明而不可謂之君子者不識大倫之臧否也欲超千里於終朝必假退影之足欲凌洪波而遐濟必因艘楫之噐欲見無外而不下堂必由

此段又體
名言不可
不四嚼

之乎載籍欲測淵微而不役神必得之乎明師故朱
綠所以改素絲訓誨所以移蒙蔽披玄雲而揚大明
則萬物無隱其狀矣舒竹帛而考古今則天地無藏
其情矣况於鬼神乎而况於人事乎泥塗可令齊堅
乎金玉曲木可攻之以應繩墨百獸可教之以戰陳
六畜可習之以進退沈鱗可動之以聲音機石可感
之以精誠又况乎含五常而稟最靈者哉低仰之馴
教之功也驚擊之禽習之馴也與彼凡馬野鷹本實
一類此以飾貴彼以質賤運行潦而勿輟必混流乎
滄海矣崇一簣而弗休必鉤高乎峻極矣大川滔漭

則虬螭群游日就月將則德立道備乃可以止夢乎
丘且何徒解桎乎困蒙哉昔仲由冠鷄帶狔霍珥鳴
蟬杖劔而見拔刃而舞盛稱山之勁竹欲任掘強之
自然尼父善誘染以德教遂成升堂之生而登四科
之哲子房鄙人而灼聚凶猾漸漬道訓成化名儒乃
抗禮於王公豈直免於庸陋以是賢人悲寓世之倏
忽疾泯沒之無稱感朝聞之弘訓思通微之無類懼
將落之明戒覺罔念之作狂不飽食以終日不棄功
於寸陰鑿逝川之勉志悼過隙之電速割遊情之不
急損人間之末務洗憂貪之心遣廣願之穢息改獵

博奕之遊戲矯晝寢坐睡之懈怠知徒思之無益遂
振策於聖途學以聚之問以辯之進德修業溫故知
新夫周公上聖而日讀百篇仲尼天縱而韋編三絕
墨翟大賢載文盈車仲舒命世不窺園門倪寬帶經
以芸鉏路生截蒲以寫書黃霸抱柱桔以受業窻子
勤夙夜以倍功故能究覽道奧窮測微言觀萬古如
同日知八荒若戶庭考七耀之盈虛步三五之變化
盛衰之方來驗善否於往料玄黃於掌指既未兆
以如成故能盛德大業冠於當世清芳令問播于罔
極也且夫聞商羊而戒浩瀆訪烏斲而洽東肅諮萍

實而言色味訊土狗而識墳羊被靈寶而知山隱因
折俎而說專車瞻離畢而分陰陽之候由冬螽而覺
閏餘之錯何神之有學而已矣夫童謠猶助聖人之
耳目豈况墳索之弘博哉才性有優劣思理有修短
或有夙知而早成或有提耳而後喻夫速無時習者
驥駉之足也遲解晚覺者鶉鵲之翼也彼雖尋飛絕
景止而不行則步武不過焉此雖止咫尺以進往而
不輟則山澤可越焉明暗之學其猶茲乎蓋少則志
一而難忘長則神放而易失故修學務早及其精專
習與性成不異自然也若乃絕倫之器盛年有故雖

此段尤
如響

失之於賜谷而收之於虞淵方知良田之晚播愈於
卒歲之荒蕪也日燭之喻斯言當矣世道多難儒教
淪喪文武之軌將隨凋墜或沈溺於聲色之中或驅
馳於競逐之路孤貧而精六藝者以遊夏之資而抑
頓乎九泉之下因風而附鳳翼者以駑庸之質猶或
翔乎霞霄之表舍本逐末者謂之勤修庶幾擁經求
已者謂之陸沈迂濶於是莫不蒙塵觸雨戴霜履冰
懷黃握白提清絜肥以赴邪徑之近易規朝種而暮
穰矣若乃下帷高枕遊神九典游藝義牘隱味道居
精確乎建不拔之操揚青於歲寒之後不揆世以投

迹不隨衆以萍漂者蓋亦鮮矣汲汲於進趨悒悒於
否滯者豈能舍至易速達之通塗而守甚難必窮之
塞路乎此川上所以無人子矜之所爲作愍俗者所
以痛心而長慨憂道者所以含悲而頽思也夫寒暑
代謝否終則泰文武迭貴常然之數也冀群寇畢滌
中興在今七耀遵度舊邦惟新振天惠以廣掃鼓九
陽之洪爐運大鈞乎皇極開玄模以軌物陶冶庶類
匠成翹秀蕩汰積埃革邪反正戢干戈橐弓矢興辟
雍之庠序集國子修文德發金聲振玉音降風雲於
前初旅束帛乎丘園令抱翼之鳳奮翔於清虛項領

之駿騁迹於千里使夫含章抑鬱窮覽洽聞者申公
伏生之徒發玄纁登蒲輪起結氣陳立素顯其身行
其道俾聖世廸唐虞之高軌馳升平之廣塗玄流沾
於九垓惠風被乎無外五刑厝而頌聲作和氣洽而
嘉穰生不亦休哉昔秦之二世不重儒術舍先聖之
道習刑獄之法民不見德唯戮是聞故惑而不知反
迷之路敗而不知自救之方隨墮墜於雲霄之上而
薙粉乎不測之下爲尊及卑可無鑒乎

崇教卷第四

抱朴子曰澄視於秋毫者不見天文之煥炳耽心於

志卷子曰
此篇論爲
父兄者必
教育子弟
乃通上下
而論

細務者不覺儒道之弘遠翫鮑者忘菹蕙迷大者不
能反夫受繩墨者無枉剡之木染道訓者無邪僻之
人飾治之術莫良乎學學之廣在於不倦不倦在於
固志志苟不固則貧賤者汲汲於營生富貴者沉淪
於逸樂是以遐覽淵博者曠代而時有面牆之徒比
肩而接武也若使素士則晝躬耕以糊口夜薪火以
修業在位則以酣宴之餘暇時遊觀於勸誡則世無
顛愚游夏不乏矣亦有饑寒切已藜藿不給膚困風
霜口乏糟糠出無從師之資家有旦暮之急釋耒則
農事廢執卷則供養虧者雖闕學業可恕者也所謂

千里之足困於鹽車之下一刀之鏹不經毆冶之門
者也若夫王孫公子優游貴樂婆娑綺紈之間不知
稼穡之艱難目倦於玄黃耳疲乎鄭衛鼻饜乎蘭麝
口爽於膏粱冬蹈貂狐之緼麗夏緝紗縠之翩飄出
驅慶封之輕軒入宴華房之燦蔚飾朱翠於楹椀積
無已於篋匱陳妖冶以娛心酒醺醪以沉醉行爲會
飲之魁坐爲博奕之帥省文章既不曉覩學士如草
芥口筆乏乎典據牽引錯於事類劇談則方戰而已
屈臨疑則未老而憔悴雖菽麥之能辯亦奚別乎瞽
瞶哉抱朴子曰蓋聞帝之元儲必入太學承師問道

齒於國子者以知爲臣然後可以爲君知爲子然後
可以爲父也故學立而仕不以政學操刀傷割鄭喬
所嘆觸情縱欲謂之非人而貴游子弟生乎深宮之
中長乎婦人之手憂懼之勞未常經心或未免於襁
褓之中而加青紫之官總勝衣冠而居清顯之位操
殺生之威提黜陟之柄榮辱決於與奪利病感於唇
吻愛惡無時暫乏毀譽括厲於耳嫌疑象類似是而
非因機會以坐無端借素信以設巧言交構之變千
端萬緒巧筭所不能詳毫釐所不能究也無術學則
安能見邪正之真僞且古今之行事自悟之理無所

感假能無傾巢覆車之禍乎先哲居高不敢忘危愛
子欲教之義方雕琢切磋弗納於邪僞選明師於以
象成之擇良友以漸染之督之以博覽示之以成敗
使之察往以悟來觀彼以知此驅之以直道之上歛
之乎檢括之中凜乎若跟掛於萬仞慄然有如乘奔
以履冰故能多遠悔吝保其貞吉也昔諸竇蒙道教
之福霍禹受率意之禍中山東平以好古而安燕刺
由面牆而危前事不忘今之良鑒也湯武染乎伊呂
其興勃然辛癸染乎驩崇其忘忽焉朋友師傅尤宜
精簡必收寒素德行之士以清苦自立以不群見憚

者其經術如仲舒桓榮者強直若龔遂王吉者能朝
夕講論忠孝之至道正爲証存亡之軌迹以洗濯垢
涅閑邪矯枉宜必抑情遵憲法入德訓者矣漢之末
世吳之晚年則不然焉望冠蓋以選用任朋黨之華
譽有師友之名無拾遺之實匪爲無益乃反爲損故
其所講說非道德也其所貢進非忠益也唯在於新
聲艷色輕體妙手評歌謳之清濁理管絃之長短相
狗馬之勁駑議遨遊之處所比錯塗之好惡方雕琢
之精麗校彈棊木樗蒲之巧拙計漁獵相倍之勝負
品藻妓妾之妍蚩指摘衣服之鄙野爭騎乘之善否

論弓劍之踈密招奇合異至於無限盈溢之過日增
月甚其談宮殿則遠擬瑤臺瓊室近効阿房靈光以
千門萬戶爲局促以昆明太液爲淺陋笑茅茨爲不
肖以土堦爲朴駸民方竭於功役儲蓄靡於不急起
土山以淮嵩霍決渠水以象九河登凌霄之華觀闢
雲際之綺窓淫音譟而惑耳羅袂揮而亂目濮上北
里迭奏迭起或號或呼俾晝作夜流連於羽觴之間
沉淪於絃節之側或建翠翳之青葱或射勇禽於郊
坵馳輕足於峻峻之址暴僚隸於盛日之下舉火而
往乘星而返機事廢而不修賞罰棄而不治或浮文

艘於滉漾布密網於綠川垂香餌於漣潭縱擢歌於
清淵飛高繳以下輕鴻引沈淪以拔潛鱗或結罟罾
於林麓之中合重圍於山澤之表列丹雘於風草騁
逸騎於平原從盧狗以噬狡獸飛輕鷁以驚翔禽勁
弩殪狂兕長戟斃熊虎如此旣彌年而不厭歷載而
無已矣而又加之以四時請會祖送慶賀要思數之
密客接執贄之嘉賓人間之務密勿枉極是以雅正
相遠遨逸漸篤其去儒學緬乎邈矣能獨見崇替之
理高拔淪溺之中舍敗德之峻塗履長世之大道者
良世鮮矣嗟乎此所以保國安家者至稀而傾撓泣

血者無筭也今聖明在上稽古濟物堅隄防以杜決
溢明褒貶以彰勸沮想宗室公族及貴門富年必當
競上尚儒術樽節藝文釋老莊之意不急精六經之
正道也

君道卷第五

抱朴子曰清玄剖而上浮濁黃判而下流尊卑等威
於是乎著往聖取諸兩儀而君臣之道立設官分
職而雍熙之化隆君人者必修諸已以先四海去偏
黨以平王道遺私情以標至公擬宇宙以籠萬殊真
偽既明於物外矣而兼之以自見矣聰既聰於接來

志蓋子曰
此篇先論
賢哲之後
後論賢庸
之君以貽
勸戒于世

矣而加之以自聞矣儀決水以進善鈞絕絃以黜惡
昭德塞違庸親昵賢使規盡其圓矩竭其方繩肆其
直斤効其斲器無量表之任才無失授之用考名責
實屢省勤恤樹訓典以示民極審褒貶以彰勸沮檢
齊不以杜僭濫詳直枉以違悔吝其與之也無判理之
幸其奪之也有百氏之揜匠之以六藝軌之以忠信
蒞之以慈和齊之以禮刑揚及陋以伸沈抑激清流
以澄臧否使物無詭道事無非分立朝牧民者不得
侵官越局推轂卽戎者莫敢憚危顧命悅近以懷遠
修文以招攜阜百姓之財粟闡進德之廣塗杜機偽

之繁務則明罰勅法哀敬折獄淳化治則匿瑕藏疾
五教在寬外惣多士於文武內建維城之穆屬使親
踈相持尾爲身幹枝雖茂而無傷本之憂流雖盛而
無背源之勢石盤岳峙式遏覬覦見三苗之傾殄則
知川源之未可峙也觀翳幽之不守則覺嚴峻之不
足賴也夫江漢猶存而強虜辱劔閣自如而子陽赤
族四岳三塗實不一姓金城湯池未若人和守在海
外匪山河也是以賢君抱懼不足而改過恐有餘謀
當計得猶思危而弗休焉戰勝地廣猶戒盈而夕惕
焉象渾穹以遐燾式坤厚以廣載運重光以表微致

遠思乎未兆資春景以姬煦範秋霜以肅物訓諮以
校同異平衡以銓群言虛已以盡下情推功以勸將
來御之以術則終始可竭也整之以度則參差可度
也嶷若閭風之凌霄而諸下不得以輕重料焉窈若
玄淵之萬仞而近不能以少多量焉然則君之源流
不窮而百僚之才力畢陳矣我之涯畔無外而彼斤
兩可限矣發號吐令則鞠若震雷之激響而不爲邪
辯改其正立法創制則炳若七耀之天而不以愛惡
曲其情宏畧遠覃則藹若密雲之高結居貞成務則
確若嵩岱之根地料倚伏於未萌之前審毀譽於巧

以數千言
凡為萬世
人君之龜
鑑而文藻
所出能崇
雅而黜浮

言之口不使敦朴散於雕僞不使一體澆於二端雖
能獨斷必博納乎芻蕘雖務舍私必洞耳於浸潤民
之饑寒則哀彼責此百姓有罪則一在於嘉祥之
臻則念得神之祐或逢天之怒則思桑林之引不吝
改絃於宜易之調不耻反迷於朝過之塗虎眇以警
密麟跂以接䟽路無擊壤之叟則羞聞和音之作民
有不粒之匱則媿臨方丈之膳處飛閣之概天則懼
役夫之勞瘁茹柔嘉之旨晚則憂敬授之失時聆管
絃之宴美則戚逸樂之有過瞻藻麗之美采則慮賦
歛之慘烈遵放勛之鹿麕裴准衛文之大帛追有夏之

甲宮識露臺之不果鑿章華之召災悟阿房之速禍

誥誓則念一時之失信耽玩弄則覺褻耽之感我征伐

則量力度時不令百里有號泣之憤誅戮則逆情任

理不使鷓夷有抱枉之魂鑒操形之社伯惟人立之

呼豕廢嫡則戒晉獻之巨惑立庶則念劉表之殄祀

蒐畋則樂失獸而得士識弛網而悅遠偏愛則慮袖

蜂之諂巧飛燕之專寵獨任則悟鹿馬之作威恭顯

之惡直納策則思漢祖之吐哺孝景之誅錯旨甘之

進則䟽儀狄容悅姑息則沈欒盈除蒸子之誚親放

麋之仁鑿白龍以輕脫奇親羸以節無厭防人羸之變

於六宮之中止汗血之求於絕域之外除惡犬以遭
酒醜之患市馬骨以招追風之駿軾怒雷以勸勇避
螳螂以勵武聆公廬之謹言容保申之正直剔腹背
無益之毛攬六翮凌虛之用烹如簧以謚司原之箴
拆苑渚以廸梁伯之美放舟姬以弭婉孌之迷退子
瑕以杜餘桃之惑藏淵中之魚操利器之柄勿憚徒
薪之煩以省焦爛之費鼓廉耻之陶冶明考試之準
的怒不越法以加虐喜不踰憲以厚遺割情於所愛
而有犯者無赦採善於所憎而有勞者不逸傾畀以
納忠聞逆耳而不諱廣乞言於誹謗雖委抑而不距

好詞

掩細瑕而錄大用忘近惡而念遠功使夫曹劌孟明
有修來之効魏尚張敞立雪耻之績射鈞之賊臣著
匡合之弘勲釋縛之左車吐止戈之高策則鶴臬化
爲鴛鸞邪僞變成忠貞芳穎秀於斥鹵夜光起乎泥
滓刻鈍載胥九功允諧西面逡巡以延師友之才尊
事老叟以敦孝悌之行是以淵蟠者仰赴山棲者俯
集炳蔚內弼虢闕外御政得於上而物傾於下惠發
乎邇而澤邁乎遠明哲宣力於攸蒞黔庶讓畔於藪
澤爾乃蠲滋章之法令振太和之清風蒲輪玉帛以
抽丘園之俊民元凱畢集以究論道之損益減牧羊

之多人及不酷之至醇張仁讓之闡杜華競之津旌
義正之操弘道素之格使附德者若潛萌之悅甘雨
見歸者猶行潦之赴大川黎民安之若綠葉之綴修
柯左衽仰之若衆星之繫北辰是以七政不亂象於
玄極寒溫不謬節而錯集四靈備覩芝華灼甘露淋
灑以霄墜嘉穗姍姍而盈箱丹旆逐於神潢玄厲拘於
廣朔百川無沸騰之異南箕謚偃禾之暴物無詭時
之凋人無嗟慨之響囹圄虛陳五刑寢厝正朔所不
加冕紳所不暨氈裘皮服山棲河窟莫不含歡革面
感和重譯靈禽貢於彤庭璫環獻自西極員首遷善

猶氤氳之順勁風要荒承指若響亮之和絕音誠卸
隆之盛致三五之軌躅也故能固廟祧於罔極繁本
枝乎百世矣夫根深則末盛矣下樂則上安矣馬不
調造父不能超千里之迹民不附唐虞不能致同天
之美馬極則變態生而傾僨惟憂矣民困則多離叛
斯禍必振矣可不戰戰以待旦乎可不慄慄而慮危
乎人主不澄思於治亂不深鑒於亡徵雖目分百尋
之秋毫耳精八音之清濁文則琳琅墮於筆端武則
鈎銘居額切推於指掌心苞萬篇之誦口播濤波之辯
猶無補於土崩不救乎瓦解也何者不居乎大而務

此下論昏
惑之君

其方細滯乎下人之業而聞元本之端也誠能事過乎
儉臨履冰居安不忘乘奔之戒處存不廢慮亡之懼
操綱領以整毛目握道數以御衆才韓白畢力以折
衝蕭曹竭能以經國介一人之心致其果毅謀夫協
思進其長筭則人主雖從容玉房之內逍遙雲閣之
端羽爵腐於甘醪樂人疲於弁儻猶可以垂拱而任
賢高枕以責成何必居茅茨之狹陋食薄味之大羹
躬監門之勞役懷損命之辛勤然後可以惠流蒼生
道洽海外哉昏惑之君則不然焉其爲政也或仁而
不斷朱紫混漫正者不賞邪者不罰或苛猛慘酷或

純威無恩刑過乎重不恕不逮根露基頽危猶巢
而自比於天日擬同於泰山謂克明俊德者不難及
小心翼翼者未足筭也於是無罪無辜淫刑以逞民
不見德唯戮是聞官人則以順志者爲賢擢才則以
近習者爲前上宰鼎列委之母后之族專斷顧問決
之阿諂之徒所揚引則遠九族外親而不簡其器幹
所信仗則在於小才曲媚而憎乎方直所抑退則從
雷同而不察之以情所寵進則任美談而不考其績
用掌要治民之官御戎專征之將或貪汙以壞所在
矣或營私以亂朝廷矣或懦弱以敗庶事矣或惟怯

燭見當世
弊政問之
稟

以失軍利矣終於不覺不忍黜斥猶加親委冀其晚
効器小任大遂及於禍良才遠量無援之士或披褐
而朝隱或沉淪於窮否懷道括囊展力莫由陵替之
災所以多有也又經典規戒弗聞不覽玩弄褻宴是
耽是務高樓觀而下道德廣苑囿而狹招納深池沼
而淺恩信悅狗馬而惡蹇諤貴珠玉而賤智略豐綺
紈而約惠澤緩賑濟而急聚歛勤畋戈而忽稼穡重
無弁而輕民命進優倡而退儒雅厚嬖幸而薄戰士
流聲色而忘庶事先酣遊而後聽斷數苦役而踈犒
賜工造費好不急之器圈聚食肉靡穀之物然則危

亡不可以怨天微弱不可以尤人也夫吉凶由已湯
武豈一哉昔周文掩未埋之骨而天下稱其仁殷紂
剖比干之心而四海疾其虐望在具瞻毀譽尤速得
失之舉不在多也凡譽重則蠻貊懷而不可以虛索
也毀積卽華夏離心而不可以言救也是以小善雖
無大益而不可不爲細惡雖無近禍而不可不去也
若乃肆情縱欲而不與天下共其樂故有憂莫之恤
也削基憎峻而不覺下墮則上崩故傾頽莫之扶也
於是轡策去於我手神物假而不還力勤財匱民不
堪命衆怨於下天怒於上田成盜全齊於帷幄姬昌

取有殷於西鄰陳吳之徒奮劍而大呼劉項之倫揮
戈而颯駭雲梯乘於百雉之上皓刃交於象魏之下
飛鋒內薦禁兵外潰而乃憂悲以思邈世之大賢擁
篲以延巖棲之智士慕伊呂於嵩岫招孫吳於草萊
拜昌言而罔 思嘉筭而莫問猶大厦既燔而運水
於滄海洪濤陵室而造船於長洲矣夫巍巍之稱不
可驕吝構而東嶽之封未易以恣欲修也上聖無策
載馳猶懼不逮前而庸主緩步按轡而自以為過之
或於安而思危或在險而自逸或功成治定而匪怠
匪荒或綴旒累卵而不覺不寤不有辛癸之沒溺曷

結有感慨

用貴欽明之高濟哉念茲在茲庶乎庶乎

臣節卷第六

志菴子曰
此篇論人
臣之節歷
陳其梗槩
之為典刑
覽之有汗

抱朴子曰昔在唐虞稽古欽明猶俟群后之翼亮用
臻巍巍之成功故能熙帝之載庶績其凝四門穆穆
百揆時序蠻夷無猾夏之變阿閣有鳴鳳之巢也喻
之元首方之股肱雖有尊卑之殊邈實若一體之相
賴也君必度能而授者備乎覆餗之敗臣必量才而
受者故無流放之禍夫如影如響俯伏惟命者偷容
之尸素也違令犯顏蹇蹇匪躬者安上之民翰也先
意承指者佞諂之徒也匡過弼違者社稷之體也必

將伏斧鑕而正諫據鼎鑊而盡言忠而見疑諍而不
得者待放可也必死無補將增主過者去之可也其
動也匪訓典弗據焉其靜也匪憲章弗循焉請託無
所容中繩不顧私明刑而不濫乎所恨審賞而不加
諸附已不專命以招權不啗洿而談潔進思盡言以
糾謬退念推賢而不蔽夙興夜寐感庶事之不康也
儉躬約志若策奔於薄米也納謀貢士不宣之於口
非義之利不棲之乎心立朝則以砥矢爲操居已則
以羔羊爲節當危值難則棄家而不顧秉衡執銓則
平懷而無彼此儀蕭曹之若揮羨張陳之竒畫追周

勃之盡忠准二鮑之直視蹈嬰弘之節儉執恬毅之
守終甘此要離炙身之分戒彼韓英失忠之禍出不
辭勞入不數功歸勲引過讓以先下專誠祇慄恒若
天威之在頽也宵夙處踈有如湯鑊之在側也負荷
寄託則以伊周爲師表宣力四方則以吉召爲軌儀
送往視居則竭忠貞而不廻搏噬千紀則若鷹鷂之
鷲鳥雀蕃扞疆場則慕魏絳李牧之高蹤蒞衆撫民
則希文翁信臣之德化夫忠至者無以爲國况懷智
以迷上乎義督者戒祀而無憚况黜辱之敢辭乎故
能保勞貴以顯親託良哉於輿歌昆吾彛噐能者鑄

詞氣
飛動

勲臯陶后稷亦何人哉抱朴子曰人臣勲不弘則耻俸祿之虛厚也績不茂則羞爵之妄高也履信思順天人攸贊畏盈居謙乃終有慶舉足則蹈矩度抗手則奉繩墨褒重雖淹留而悔辱亦必遠矣若夫損上以附下廢公以營私阿媚曲從以水濟水君舉雖謬而諂笑贊善數進玩好陷主於惡巧言毀政令色取悅上蔽人主之明下杜進賢之路外結出境之交內樹背公之黨雖才足飾非言足飾非文過專威若趙高擅朝如董卓未有不身膏刻鋒家靡湯火者也然而愚瞽合正卽邪遠真侶偽親覽傾覆不改其軌殃

禍之集匪降自天也抱朴子曰臣喻股肱則手足也履冰執熟不得辭焉是以古人方之於地掘之則出水泉樹之則秀百穀生者立焉死者入焉功多而不望賞勞瘁而不敢怨審識斯術保已之要也抱朴子曰臣職分則絢統廣則多滯非賁獲之壯不可以舉無人之重非萬夫之特不可以總獨異之局韓侯所以罪侵冒之典子元所以懼不勝之禍也若乃才力絕倫文武兼允入有腹心之高筭出有折衝之遠畧雖事殷而益舉兩循而俱濟舍之則彞倫斃委之而無其人難者無之可也非此噐也宜自付引轅若載

重鈔不及矣常人賞榮不慮後患身既溺而禍逮及君親不亦哀哉人皆辭斧斤所以未開而莫讓攝官所不堪嗟乎陳李所以作戒於力少而子房所以高蹈於挹盈也

良規卷第七

抱朴子曰翔集而不擇木者必有離巢之禽矣出身而不料時者必有危辱之士矣時之得也則飄乎猶應龍之覽景雲時之失也則蕩然若巨魚之枯崇陸是以智者藏其器以有待也隱其身而有為也若乃高巖將實非細縷所綴龍門沸騰非掬壤所遏則不

志卷子曰此篇論歷代人臣廢立之事以守經而不通權之說也學者宜審之

苟且於乾沒不投險於僥倖矣抱朴子曰周公之攝王位伊尹之黜太甲霍光之廢昌邑孫琳之退少帝謂之舍道用權以安社稷然周公之放逐狼跋流言載路伊尹終於受戮大霧三日霍光幾於及身家亦尋滅孫琳桑蔭未移首足異所皆笑音未絕而號跳已及矣夫危而不持安用彼相爭臣七人無道可救致令王莽之徒生其姦變外引舊事以飾非內包豺狼之禍心由於伊霍基斯亂也將來君子宜深鑒茲矣夫廢立之事小順大逆不可長也召王之譎已見貶抑况乃退主惡其可乎此等皆計行事成徐乃受

殃者耳若夫陰謀始權而貪人賣之赤族殄祀而他家封者亦不少矣若有姦佞翼成驕亂若桀之干辛推哆尺氏切張口也紂之崇侯惡來厲之黨也改置忠良不亦易乎除君側之衆惡流凶族於四裔擁兵持疆直道守法嚴操柯斧正色拱繩明賞必罰有犯無赦官賢任能唯忠是與事無專權而請後行君有違謬據理正陳戰戰兢兢不忘恭敬使社稷未安於上已身無患於下功成不處乞骸告退高選忠能進以自代不亦綽有餘裕乎何必奪至尊之璽綬危所奉之見主哉夫君天也父也君而可廢則天亦可改父亦可

也功蓋世者不賞威震主者身危此徒戰勝攻取勛勞無二者是猶鳥盡而弓棄兔訖而犬烹况乎廢退其君而欲後主之愛已足奚異夫為人子而舉其所生捐之山谷而取他人養之而云我能為伯俞曾參之孝但吾親不中奉事故棄去人雖享三牲昏定晨省豈能見憐信邪霍光之徒雖當時增班進爵賞賜無量皆以計見崇豈斯人之誠心哉夫納棄妻而論前壻之惡買僕虜而毀故主之暴凡人庸夫猶不平之何者重傷其類自然情也故樂羊以安忍見踈而秦西以過厚見親而世人誠謂湯武為是而伊霍

爲賢此乃相勸爲逆者也又見廢之君未必悉非也
或輔翼少主作威作福罪大惡積慮於爲後患及尚
持勢因而易之以延近局之禍規定策之功計在自
利未必爲國也取威旣重殺生決口見廢之主神器
去矣下流之罪莫不歸焉雖知其然孰敢形言無東
牟朱虛以致其計無南史董狐以證其罪將亦今日
誰又理之獨見者乃能追覺桀紂之惡不若是其惡
湯武之事不若是其美也方策所載莫不尊君卑臣
強幹弱枝春秋之義天不可讎大聖著經資父事君
民生在仁奉之如一而許廢立之事開不道之端下

陵上替難以訓矣俗儒沉淪鮑肆困於詭辯方論湯
武爲食馬肝以彈斯事者爲不知權之爲變貴於起
善而不犯順不謂反理而叛義正也而前代立言者
不析之以大道使有此情者加夫立刻鋒之端登方
崩之山非所以延年長世遠危之術雖策命暫隆弘
賞暴集無異乎犧牛之被紋繡淵魚之愛莽麥渴者
之資口於雲日之酒饑者之取飽於鬱肉漏脯也而
屬筆者皆共褒之以爲美談以不容誅之罪爲知變
使人於悒而求慨者也或諫余以此爲傷聖人必見
譏貶余答曰舜禹歷試內外然後受終文祖雖有好

傷聖人者豈能傷哉昔嚴延年廷奏霍光爲不道于
時上下肅然無以拆也况吾爲世之誠無所指斥何
慮乎常言哉

時難卷第八

抱朴子曰盡節無隱者可爲也若夫使言必納而身
必安者須待時之否者也夫姦凶之徒蹈所不逮擁
上抑下惡直醜正憂畏公方之殫擊邪枉是以務除
勝已以紓其誅明主不世而出庸君迷於皐白旣不
能受用忠益或乃宣泄至言於是弘恭石顯之徒飾
巧辭以構象似假公以售私姦今獻長生之術者反

忘菴子曰
此篇論奸
凶之徒惡
直醜者
設也

獲立死之罪進安上之計者旋受危身之禍故曰非
言之難也談之時難也夫以賢說聖猶未必卽受故
伊尹于湯至於七十也以智告愚則必不入故文王
諫紂終於不納也言不見信猶之可也若乃李斯之
誅韓非龐涓之刑孫臧上官之毀屈平袁盎之中晁
錯不可勝載也爲臣不易豈一塗也哉蓋往而不反
者所以功在身後而藏噐俟時者所以百無一遇高
勲之臣曠代而一有陷米之徒委積乎史策悲夫時
難遇也如此其甚哉由茲以言吾知渭濱呂尚之儔
巖間傳說之屬懷其王佐之噐托其邈世之材秉竿

擁築老死於庸兒之位而遂不遭文王高宗者必不
此言矣

官理卷第九

志養子曰
此篇論忠
良之遇非
其善者

抱朴子曰駮駟之騁逸迹由造父之御也禹稷之序
百揆遭唐虞之主也故能不勞而千里至揖讓而頌
聲作若乃臧獲之乘驪騖殷辛之臨三仁欲長驅騫
則轡急轅逼欲盡規竭忠則禍如發機所以專傾於
險塗國覆而不振也故良駿敗於拙御智士躓於闇
世仲尼不能止魯侯之出晏嬰不能遏崔杼之亂其
才則是主則非也夫君猶噐也臣猶物也噐小物大
不能相受矣髻儒背千金而逐蚘蜥越人棄八珍而
甘鼃黽卽患不賞好義病不識要矣夫不用則雖珍
而不貴矣莫與則傷之者必至昔衛靈聽聖言而數
驚秦孝聞高談而恐睡而欲緝隆平之化牧良能之
勲猶却行以逐馳適楚而首燕也

務正卷第十

志養子曰
此篇論為
國者必務
多舉賢才

抱朴子曰南溟引朝宗以成不測之深玄圃崇木石
以致極天之峻大厦凌霄賴群僚之積輪曲轅直無
可闕之物故元凱之佐登而格天之化洽折衝之才
周則逐鹿之姦寢舜禹所以有天下而不與衛靈所

以雖驕恣而不危也衆力并則萬鈞不足舉也群智
用則廢績不足康也故繁足者死而不弊多士者亂
而不亡然劔戟不長於縫緝錐鑽不可以擊斷牛馬
不能吠守鷄犬不任駕乘役其所長則事無廢功避
其所斷則世無棄材矣

貴賢卷第十一

抱朴子曰含輕艘而涉無涯者不見其必濟也無良
輔而美隆平者未聞其有成也鴻鸞之凌虛者六翮
之力也淵虬之天飛者雲霧之偕也故招賢用才者
人主之要務也立功立事者髦俊之所思也若乃樂

此篇與
上略同

治定而忽智士者何異欲致遠塗而棄騏驎哉夫拔
丘園之否滯舉遺漏之幽人職盡其才祿稱其功者
君所以待賢也勤夙之在公竭心力於百揆進善退
惡知無不爲者臣所以報知己也世有隱逸之民而
無獨立之主者士可以嘉遁而無憂君不可以無臣
而致治是以傳說呂尚不汲汲於聞達者道德備則
輕王公也而殷高周文乃夢想乎得賢者建洪勛必
須良佐也患於生乎深宮之中長乎婦人之手不識
稼穡之艱難不知憂懼之何理承家繼體蔽于崇替
所急在乎侈靡至務在乎游宴般于畋獵洎于酣樂

聞淫聲則驚聽見艷色則改視役聰用明止此二事
鑿澄人物不以經神唯識玩弄可以悅心志不知奇
士可以安社稷犀象珠玉無足而至自萬里之外定
傾之噐能行而淪乎四境之內二豎之疾既據而募
良醫棟橈之禍已集而思謀夫何異乎火起乃穿井
覺饑而占田哉夫庸隸猶不可以不拊循而卒盡其
力安可以無素而暴得其用哉

任能卷第十二

或曰尾大於身者不可掉臣賢於君者不可任故口
不容而強吞之者必哽才非匹而委仗之者見輕抱

志菴子曰
此篇論能
士之有益
于八國而
即以所述
五人證之

朴子曰詭哉言乎昔者荆子總角而攝相事實賴二
十五老臻乎惠康子賤起家而治大邦實由勝已者
多而招其弘益齊桓殺兄而立鳥獸其行被髮爨酒
婦閭三百委政仲父遂為霸宗夷吾既終禍亂亟起
魯用季子二十餘年內無牝政外無侵削人之亡沒
殄瘁響集豈非才所不遠其功如彼自任其事其禍
如此乎漢高決策於玄幃定勝乎千里則不如良平
治兵多而益善所向無敵則不如信布無而用之帝
業克成故疾步累趨未若託乘乎逸足尋飛逐走未
若假伎乎鷹犬夫勁弩難彀而可以摧堅遠遠大艦

難乘而可以致重濟深猛將難御而可以折衝拓境
高賢難臨而可以攸叙彞倫昔魯哀庸主也而仲尼
上聖不敢不盡其節齊景下才也而晏嬰大賢不敢
不竭其誠豈有人臣當與其君校智力之多少計局
量之優劣必須堯舜乃爲之役哉何事非君何使非
民耻令其君不及唐虞此亦達者之用心也

欽士卷第十三

抱朴子曰由余在戎而秦穆惟憂楚殺得臣而晉文
乃喜樂毅出而燕壞種蠶入而越霸破國亡家失士
者也豈徒有之者重無之者輕而已哉柳惠之墓猶

抱朴子曰此篇亦與上略同而指詞典辭有西漢風

挫元寇之銳况於坐之於朝廷乎干木之隱猶退踐
境之攻况於置之於端右乎郢都之象使勁虜振懼
孔明之尸猶令大國寢鋒以此禦侮則地必不侵矣
以此率師則主必不辱矣是明上旅束帛於窮巷揚
滯羽於瘁林飛翹車於河梁闢四門而不倦不吝金
璧不遠千里不憚屈已不耻卑辭而致賢爲首務
得士爲重寶舉之者受上賞蔽之者爲竊位故公旦
執贄於白屋秦邵拜昌於張生鄒子涉境而燕君擁
篲莊周末食而趙惠竦立晉文接亥唐却痺而坐不
敢正齊侯之造稷丘雖頻繁而不辭其勞定王受管

於保申簡去公甲於公廬彼雖降高抑滿以貴下賤終亦并目以遠其明假耳以廣其聰龍騰虎踞宜其然也

用刑卷第十四

真六

抱朴子曰莫不貴仁而無能純仁以致治也莫不賤刑而無能廢刑以整民也咸云明后御世風向草偃道洽化醇安所用刑余乃論之曰夫德教者黼黻之祭服也刑罰者捍刃之甲冑也若德教治狡暴猶以黼黻御剡鋒也以刑罰施平世是以甲冑非廟堂也故仁者養物之噐刑者懲非之具我欲利之而彼欲

文法玄暢
譬喻切切
佳哉論也

志者子曰
此篇論為
國者不可
以去刑及
其終遂以
秦之暴政
周之肉刑
歷三代之

害之加仁無悛非刑不止刑為仁佐於是可知也存玄胎息呼吸吐納含景內視熊經鳥伸者長生之術也然艱而且遲為者少成能得之者萬而一焉病篤痛甚身困命危則不得不攻之以鐵石治之以毒烈若廢和鵠之方而慕松喬之道則死者衆矣仁之為政非為不美也然黎庶巧偽趨利忘義若不齊之以威糾之以刑遠羨義農之風則亂不可振其禍深大以殺止殺豈樂之哉八卦之作窮理盡性明罰用獄著於噬嗑繫以徽纆存乎習坎然用刑其來尚矣逮於軒轅聖德尤高而躬親征伐至於百戰僵尸冰

鹿流血阪泉猶不能使時無叛逆載戢干戈亦安能使百姓皆良民不犯罪而不治者未之有也唐虞之盛象天用刑竄殛放流天下乃服漢文玄默比隆成康猶斷四百鞭死者多夫匠石不舍繩墨故無不直之木明主不廢戮罰故無凌遲之政也蓋天地之道不能純仁故青陽闡陶育之和素秋厲肅殺之威融風扇則枯瘁攄藻白露凝則繁英彫零是以品物阜焉歲功成焉溫而無寒則蟬動不蟄根值冬榮寬而無嚴則姦宄並作利器長守故明賞以存正必罰以去邪勸沮之器莫此之要勸民設教濟其寬猛使懦

不可狎剛不傷恩五刑之罪至于三千是繩不可曲也司寇行刑君爲不舉是法不可廢也繩曲則姦回萌矣法廢則禍亂滋矣亡國非無令也患於令煩而不行敗軍非無禁也患於禁設而不止故衆慝彌曼而下黷其上夫賞貴當功而不必重罰貴得罪而不必酷也鞭朴廢於家則僮僕怠惰征伐息於國則群下不虔愛待敬而必故制禮以崇之德湏威而久立故作刑以肅之班倕不委規矩故方圓不戾於物明君不釋法度故機詐不肆其巧唐虞其仁如天而不原四罪姬公友于兄弟而不赦二叔仲尼之誅正郊

漢武之殺外甥垂淚惜法蓋不獲已也故誅一以振
萬損少以成多方之櫛髮則所利者衆比於割疽則
所全者大是以灸刺慘痛而不可止者以痊病也刑
法凶醜而不可罷者以救弊也六軍如林未必皆勇
排鋒陷火人情所憚然恬頽以勸之則投命者尠斷
斬以驅之則莫不奮擊故役歡笑者不及叱咤之速用
誘悅者未若刑戮之齊是以安于感深谷而嚴其法
衛子疾棄灰而峻其辟夫以其所畏禁其所翫峻而
不犯全民之術也明病之術者杜未生之疾達治亂
之要者遏將來之患若乃以輕刑禁重罪以薄法衛

厚利陳之滋章而犯者彌多有似穿窬以當路非仁
人之用懷也善爲政者必先端此以率彼治親以整
疎不曲法以行意必有罪而無赦若石礮之割愛以
滅親晉文之忍情以斬頡故仁者爲政之脂粉刑者
御世之轡策脂粉非體中之至急而轡策湏臾不可
無也肅恭少怠則慢惰已至威嚴暫弛則群邪生心
當怒不怒姦臣爲虎當殺不殺大賊乃發水火壞河
山起咫尺尋木千丈始于毫末鑽燧之火勺水所滅
鵠卵未孚指掌之所靡及其乘衝颺而燎巨野奮六
羽以凌朝霞則雖智勇不能制也故明君治難於其

易去惡於其微不伐善以長亂不操柯而猶豫焉然則刑之爲物國之神噐君所自執不可假人猶長劔不可倒捉巨魚不可脫淵也乃崇替之所由安危之源本也田常之奪齊六卿之分晉趙高之弑秦王莽之篡漢履霜堅冰由來漸矣或求歎於海濱或拊心乎望夷禍延宗祧作戒將來者由乎慕虛名於徃古忘實禍於當已也或人曰刑辟之興蓋存叔世立人之道唯仁與義我清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烹鮮之戒不欲其煩寬以愛人則得衆悅以使人則下附故孟子以體仁爲安楊子雲謂申韓爲屠宰夫

繁策急轡非造父之御嚴刑峻罰非三五之道故有虞手不煩揮口不煩言恭已南面而治化雍熙矣宓生正以率俗彈琴詠詩身不下堂而漁者零肅矣必能厚惠薄歛救乏擢滯舉賢任才勸穡省用招携以禮懷遠以德陶之以成均治之以庠序化上而興善者必若靡草之逐驚風洗心而革面者必若清波之滌輕塵朝有德讓之群后野無犯禮之軌躅園土可以虛無楚革可以永格何必賞罰可以爲國乎抱朴子答曰易稱明罰敕法書有哀矜折獄爵人於朝刑人於市有自來矣豈從叔世多仁則法不立威寡則

下侵上夫法不立則庶事汨矣下侵上則逆節萌矣至醇既澆於三代大樸又散於秦漢道衰於疇昔俗薄乎當今而欲結繩以整姦欺不言以化狡猾委轡策而乘奔馬於險塗舍柁櫓而汎虛舟以凌波盤旋以逐走盜揖讓以救災火斬梟錯以却七國舞干戈以平赤眉未見其可也蓋三皇步而五帝驟霸王以來載馳載驚當其弊也吏欺民巧寇盜公行髡鉗不足以懲無耻族誅不能以禁覬覦重目以廣視累耳以遠聽抗燭以理滯事焦心以息奸源而猶市朝有吁嗟之音邊鄙有不聞之枉作威作福者或發乎瞻

視之下凶家害國者或構乎蕭牆之內而欲以太是之道治偷薄之俗以畫一之歌救鼎沸之亂非識因革之隨時明損益之變通也所謂刻舟以摸遺劔參天而射五步擗犀兕之甲以涉不測之淵矜却寒之裘以禦鬱隆之暑踵之解結願之搔背其爲憤憤莫此之劇矣但當先令而後誅得情而勿喜使伯氏無怨於失邑虞芮知耻而無訟而若強暴掩容操繩而不憚誘於含垢草蔓而不除恃藏疾之大言忘膏肓之近急何異焦喉之渴切身而遙指滄海於萬里之外滔天之水已及而方造舟於長洲之林安得免夸

先秦之
氣格

父之禍脫淪水之害哉世人薄申韓之實事嘉老莊
之誕談然而爲政莫能錯刑殺人者原其死傷人者
赦其罪所謂土拌瓦敲無救朝饑者也道家之言高
則高矣用之則弊遼落迂濶譬猶干將不可以縫線
巨象不可使捕鼠金丹不能凌陽侯之波玉馬不任
騁千里之迹也若行其言則當燔桎梏隳囹圄罷有
司減刑書鑄干戈平城池散府庫毀符節撤關梁培
衡量膠離朱之目塞子野之耳泚然不繫反乎天放
不訓不營相忘江湖朝廷聞爾若無人民則至死不
往來可得而論難得而行也俗儒徒聞周以仁興秦

此論秦
之暴政

以嚴亡而未覺周所以得之不純仁而秦所以失之
不獨嚴也昔周用肉刑刑足剝鼻盟津之令後至者
斬畢力賞罰誓有孥戮考其所爲未盡仁也及其叔
世罔法翫文人主苛虐號令不出宇宙禮樂征伐不
復由已辭下力競還爲長蛇伐本塞源毀冠裂冕或
沉之於漢或流之於堯失柄之敗由於不嚴也秦之
初興官人得才衛鞅由余之徒式法於內白起王翦
之倫攻取於外無弱攻昧取威定霸吞噬四鄰咀嚼
辟雄拓地攘戎龍變虎視實賴明賞必罰以基帝業
降及叔季驕於得意窮奢極泰加之以威虐築城萬

若石氣
可成

聖離宮千餘鍾鼓女樂不徙而具驪山之役太半之
賦問左之戎坑儒之酷北擊獫狁南征百越暴
兵百萬動數十年天下有生離之哀家戶懷怨曠之
歎白骨成山虛祭布野徐福出而重號咷之讎趙高
入而屯豺狼之黨天下欲反十室九空其所以亡豈
由嚴刑此為秦以嚴得之非以嚴失之也具刑刃地
巧人以自成拙者以自傷為國有道而助之以刑者
能令愚偽不作凶邪改志若網絕網紊得罪于天用
刑失理其危必速亦猶水火者所以活人亦殺人存
乎能用之與不能用夫癥瘕不除而不修越人之術

者難圖老彭之壽也姦黨實繁而不嚴彈違之制者
未見其長世之福也但當簡于張之徒任以法理世
選趙陳之屬委以案刻明主留神於上忠良盡誠於
下見不善則若鷹鷂之搏鳥雀觀亂萌則若雞他計
田之芟蕪蕪於吹切慶賞不謬加而誅戮不失罪則太
平之軌不足廸令而不犯可庶幾廢刑致治未敢謂
然也或曰然則刑罰果所以助教興善式遏軌忒也
若夫古之肉刑亦可復與抱朴子曰曷為而不可哉
昔周用肉刑積祀七百漢氏廢之年代不如至於改
以鞭笞大多死者外有輕刑之名內有殺人之實也

此下論肉
刑之可復

及於犯罪上不足以至死則其下唯有徒謫鞭杖或
遇赦令則身無損且髡其更生之髮搗其方愈之創
殊不足以懲次死之罪今除肉刑則死罪之下無復
中刑在其間而於死罪不得不止於徒謫鞭杖是輕
重不得不適也又犯罪者希而時有耳至於殺之則
恨重而鞭之則恨輕犯此者爲多今不用肉刑是次
死之罪常不見治也今若自非謀反大逆惡于君親
及用軍臨敵犯軍法者及手殺人者以肉刑代其死
則亦足以懲示凶人而刑者猶任坐役能有所爲又
不絕其生類之道而終身殘毀百姓見之莫不寒心
亦足使未犯者肅慄以彰示將來乃過於殺人殺人
非不重也然辜之三日行埋棄之不知者衆不見者
多也若夫肉刑者之爲標戒也多昔魏世數議此事
諸碩儒違學洽通殷理者咸謂宜復肉刑而意異者
駁之皆不合也魏武帝亦以爲然直以二陞未賓遠
人不能統至理者卒聞中國刑人肢體割人耳鼻便
當望風謂爲酷虐故且權停以湏四方之并耳通人
楊子雲亦以爲肉刑宜復也但廢之來久矣坐而論
道者未以爲急耳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一

新鍔抱朴子外篇卷之二

志菴盧舜治 評校 慎懋官 閱

審舉卷第十五

志菴子曰
此篇論去
弊而實
政及經術
之明法

抱朴子曰華霍所以能崇極天之峻者由乎其下之厚也唐虞所以能臻巍巍之功者實賴股肱之良也雖有孫陽之手而無騏驥之足則不得致千里矣雖有稽古之才而無宣力之佐則莫緣凝庶績矣人君雖明並日月神鑒未兆然萬機不可以獨統曲碎不可以親總必假目以闢覽借耳以廣聽誠須有司是康是贊故聖莫不根心招賢以舉才為首務施玉帛

於丘園馳翹車於巖藪勞於求人逸於用能自槐棘
降逮皂隸論道經國莫不任職恭已無爲而治平刑
措而化洽無外萬邦咸寧設官分職其猶構室一物
不堪則崩撓之由也然未貢舉之士格以四科三事
九列是之自出必簡標穎拔萃之俊而漢之末葉桓
靈之世柄去帝室政在姦臣網漏防潰風頽教沮抑
清德而揚諂媚退履道而進多財力競成俗苟得無
耻或輸自售之寶或賣要人之書或父兄貴顯望名
而辟命或低頭屈膝積習而見收夫銓衡不平則輕
重錯謬斗斛不正則少多混亂繩墨不陳則曲直不

分準格傾側則滓雜實繁以之治人則虐暴而豺
受取聚斂以補買官之費立之朝廷則亂劇於棼絲
引用駑庸以爲黨黨授而望風向草偃廢事之康何
異懸瓦礫而責夜光絃不調而索清音哉何可不澄
濁飛沉沙汰臧否嚴試對之法峻貪夫之防哉殄瘁
攸階可勿畏乎古者諸侯貢士適者謂之有功有功
者增班進爵貢士不適謂之有過有過者出位削地
猶復不能兌詩人謚大車素餐之刺山林無伐檀兎
置之賢况舉之無非才之罪受之無負乘之患衡量
一失其格多少安可復損乎夫孤立之翹秀藏器以

待價瑣碌之輕薄人事以邀速夫惟待價故頓淪於窮瘁矣夫唯邀速故化竊而騰躍矣蓋梟鴟屯飛則鴛鳳幽集豺狼當路則麒麟避遁舉善而教則不仁者遠矣姦偽榮顯則英傑潛逝高概耻與鬪茸爲伍清節羞入饕餮之貫舉任並謬則群賢括囊群賢括囊則凶邪相引凶邪相引則小人道長小人道長則構杙比肩頌聲所以不作怨嗟所以嗷嗷也高幹長材恃能勝已屈伸默語聽天任命窮通得失委之自然亦焉得不墮多黨者之後而居有力者之下乎逸倫之士非禮不動山峙淵渟知之者希馳逐之徒蔽

而毀之故思賢之君終不知竒才之所在懷道之人願效力而莫從雖抱稷卨之噐資邈世之量遂沉滯請死不得登叙也而有黨有力者紛然鱗萃人乏官曠致者又美亦安得不拾掇而用之乎靈獻之世闕宦用事群姦秉權危害忠良臺閣失選用於上州郡輕貢舉於下夫選用失於上則牧守非其人矣貢舉輕於下則秀孝不得賢矣故時人語曰舉秀才不知書察孝行父別居寒清素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又云古人欲違勤誦經今世圖官免治生蓋疾之甚也于時懸爵而賣之猶列肆也爭津者買之猶市

此論淺末
選用失人

人也有直者無分而徑進空拳者望途而收迹其貨
多者其官貴其財少者其職卑故東園積賣官之錢
崔烈有銅臭之嗤上爲下例君行臣甚故阿佞幸獨
談親容桑梓議主中正吏部並爲魁僧各債其估清
貧之士何理有望哉是旣然矣又邪正不同譬猶冰
炭惡直之人憎於非黨刀尺顛倒者則恐人之議已
也違不由道者則患言論之不美也乃共構合虛誣
中傷清德瑕累橫生莫敢救援於是曾閔獲商臣之
謗孔墨蒙盜跖之垢懷正居貞者殞竿乎泥濘之中
而狡猾巧僞者軒翥乎虹霓之際矣而凡夫淺識不

辯邪正謂守道者爲陸沈以履徑者爲知變俗之隨
風而動逐波而流者安能復身於德行苦思於學問
哉是莫不棄檢括之勞而赴用賂之速也斯誠有漢
之所以傾來代之所宜深鑒也或曰吾子論漢末貢
舉之事誠得其病也今彼欲戒旣往之失避傾車之
路改有代之絃調防法翫之或變令濮上巴人反安
樂之正音賸理之疾無退走之滯患者豈有方乎士
有丰姿豐偉雅望有餘而懷空抱虛幹值不足以貌
取之則不必得賢徐徐先試則不可倉卒將如之何
抱朴子曰知人則哲上聖所難今使牧守皆能審良

此下論反
漢之撤復
試經若策
之制

才於未用保性履之始終誠未易也但其遣其私竭其聰明不爲利慾動不爲囑託屈所欲舉者必澄思以察之博訪以詳之修其名而考其行校同異以備虛飾令親族稱其孝友邦閭歸其信義嘗小仕者有忠清之効治事之幹則寸錦足以知巧刺鼠足以觀勇也又秀孝皆宜如舊試經答策防其所對之姦當令必絕其不中者勿署吏罰禁錮其所舉書不中者刺史太守免官不中左遷中者多不中者少後轉不得過故若受賕巨流而舉所不當發覺有驗者除名禁錮終身不以赦令原所舉舉者與同罪今試用此

法治一二歲之間秀孝必多不行者亦足以知天下貢舉不精之久矣過此則必多修德而勤學者矣又諸居職其犯公坐者以法律從事其以貪濁贓汙爲罪不足至死者刑竟及遇赦皆宜禁錮終身輕者二十年如此不廉之吏必將化爲夷齊矣若乃臨官受取金錢山積發覺則自恤得了免退則旬日復用者曾史亦將變爲盜跖矣如此則雖貢士皆中不辭於官長之不良或曰能言不必能行今試經對策雖過豈必有政事之才乎抱朴子答曰古者猶以射擇人况經術乎如其舍旃則未見餘法之賢乎此也夫豐

草不秀瘠土巨魚不生小水格言不吐庸人之口高
文不墮頑夫之筆故披洪範而知箕子有經世之器
覽九術而見范生懷治國之略省夷吾之書而明其
有撥亂之幹視不害之文而見其精霸王之道也今
孝廉必試經無脫謬而秀才必對策無失指則亦不
得闡蔽也良將高第取其膽武猶復試之以策况文
士乎假令不能必盡得賢能要必愈於了不試也今
且令天下諸當在貢舉之流者莫敢不勤學但此一
條其爲長益風教亦不細矣若使海內畏妄舉之失
凡人息僥倖之求背競逐之末歸學問之本儒道將

大興而私貨必漸絕竒才可得而役庶官可以不墮
矣或曰先生欲急貢舉之法但禁錮之罪苛而且重
懼者甚衆夫急轡繁策伯樂所不爲密防峻法德政
之所耻抱朴子曰夫骨填肉補之藥長於養體益壽
而不可以救渴溺之急也務寬含垢之政可以蒞敦
御朴而不足以拯衰弊之變也虎狼見逼不揮戈奮
劍而彈琴誅詩吾未見其身可保也燎火及室不奔
走灌注而揖讓盤旋吾未見其焚之自息也今與知
欲賣策者論此是與跖議捕盜也抱朴子曰今普天
一統九垓同風王制政令誠宜齊一夫衡量小器猶

不可使徃徃而有異况人士之格而可參差而無檢乎江表雖遠密邇海隅然染道化率禮教亦旣千餘載矣徃雖暫隔不盈百年而儒學之事亦不偏廢也惟以其土宇徧於中州故人士之數不得鈞其多少耳及其德行才學之高者子游仲任之徒亦未謝上國也昔吳王初年附其貢士見嫗以不試今太平已近四十年矣猶復不試所以使東南儒業衰於在昔也此乃見同於左衽之類非所以別之也且夫君子猶愛人以禮况爲其愷悌之父母邪法有招患令有損化其此之謂也今貢士無復試者則必皆修飾馳

逐以競虛名誰肯復開卷受書哉所謂饒之適足以敗之者也自有天性好古心悅藝文學不爲祿味道忘貧若法高卿周生烈者學精而不仕徇乎榮利者萬之一耳至於竊越倪寬黃霸之徒所以強自篤勵於典籍者非天性也皆由患苦困瘁欲以經術自拔耳向使非漢武之世則朱買臣嚴助之屬亦未必讀書也今若取富貴之道幸有意於學者而復素無自然之好豈肯復空自勤苦執灑掃爲諸生遠行尋師問道者乎兵興之世武貴文寢俗人視儒士如僕虜見經誥如芥壤者何哉由於聲名背乎此也夫不用

馳神於垂象俯運思於風雲一事不知則所為不通
 片言不正則褒貶不分舉趾為世人之所則動唇為
 天下之所傳此儒家之難也所謂易中之難矣篤論
 二者儒業多難道家約易吾已患其難矣將舍而從
 其易焉世之譏吾者則比肩皆是也與吾得意者則
 未見其人也若同志之人必存乎將來則吾亦未謂
 之為希矣或曰余聞見知名之高入洽聞之碩儒果
 以窮理盡性研覈有無者多矣未有言壽之可延僊
 之可得者也先生明不能並日月思不能出萬夫而
 據談長生之道未之敢信也抱朴子曰吾庸夫近才

豈言世人
 惟信其益
 長生之理
 而抱朴獨
 執其有長
 生之孝

見淺聞寡豈敢自許以拔群獨識皆勝世人乎顧曾
 以顯而求諸乎隱以易而得之乎難校其小驗則知
 其大効覩其已然則明其未試耳且夫世之不信天
 下之有僊者率有經俗之才當塗之伎涉覽篇籍助
 教之書以料人理之近易辨凡猥之眩惑則謂衆之
 所疑我獨能斷之機萌之未朕我能先覺之是我與
 萬物之情無不盡矣幽翳冥昧無不得矣我謂無僊
 僊必無矣自來如此其堅固也吾每見俗儒碌碌拒
 之不信其事者皆病於頗有聰明而偏枯拘繫以黠
 自累不肯規為在乎極暗而了不別菽麥者也夫以

管窺之狹見而姑塞其聰明之所不及是何異以一
尋之綆汲百仞之深不覺所用之短而云井之無水
也俗有聞猛風烈火之聲而謂天之冬雷見遊雲西
行而謂月之東馳人或告之而終不悟信此信已之
多者也夫聽聲者莫不信我之耳焉視形者莫不信
我之目焉而或者所聞見言是而非然則我之耳目
果不足信也况乎心之所度無形無聲其難察尤甚
於視聽而以已心之所得必因世間至遠之事謂神
僊爲虛言不亦蔽哉抱朴子曰妍蚩有定矣而憎愛
異情故兩目不相爲視焉雅鄭有素矣而好惡不同

兩耳不相爲聽焉真僞有質矣而趣舍舛忤故兩
心不相爲謀焉以醜爲美者有矣以濁爲清者有矣
以失爲得者有矣此三者乖殊昭然可知如此其易
也而彼此終不可得而一焉又况乎神僊之事之妙
者而欲令人皆信之未有可得之理也凡人悉使之
知又何貴乎達者哉待俗人之息妄言則俟河之清
未爲久也吾所以不能嘿者冀夫可上可下者可引
致耳其不移者古人已末如之何矣抱朴子曰至理
之未易明神僊之不見信其來尚矣文缺馬之野人古
公不能釋欲地之戎狄實理有所不通善言有所不

行章甫不售於蠻越赤烏不用於戎夷何可強哉夫見玉而指曰石非玉之不真也待和氏而後識焉見龍而命之曰蛇非龍之不神也須蔡墨而後辨焉所以貴道者以其加之不可益而損之不可減也所以貴德者以其聞毀而不慘見譽而不悅也彼誠以天下之必無僊而我獨以實有而與之諍諍之彌久而彼執之彌固是虛長此紛紜而無救於不解果當從連環之義乎

釋滯卷第八

志華子曰此篇名之為釋滯者謂不可滯於君臣之際以妨仙李及下文云云於集許之章以然焉

此歷數古
人見住李
酒不相坊

藝文之業憂樂之務君臣之道胡可替乎抱朴子答曰夫道不煩所為鮮耳但患志之不立信之不篤何憂於人理之廢乎長才者無而修之何難之有內寶養生之道外則和光於世治身而身長修治國而國太平以六經訓俗士以方術授知音欲少留則且止而佐時欲昇騰則凌霄而輕舉者上士也自恃才力不能並成則棄置人間專修道德者亦其次也昔黃帝荷四海之任不妨鼎湖之舉彭祖為大夫八百年然後西適流沙伯陽為柱史寧封為陶正方回為閭士呂望為太師仇生仕於殷馬推官於晉范公霸越

而泛海琴高執笏於宋康常生降志於執鞭莊公藏
器於小史古人多得道而匡世修之於朝隱蓋有餘
力故也何必修於山林盡廢生民之事然後乃成乎
亦有心安靜默性惡諠譁以縱逸爲歡以榮任爲戚
者帶索藍縷茹草操耜玩其三樂守常待終不營苟
生不憚速死辭千金之聘忽卿相之貴者無所修爲
猶常如此况又加之以至神之道其亦必不肯役身
於世矣各從其志不可一槩而言也抱朴子曰世之
謂一言之善重於千金然蓋亦軍國之得失行已之
臧否耳至於告人以長生之訣授之以不死之方非

特若彼常人之善言也則奚徒千金而已乎設使有
因病垂死而有能救之得愈者莫不謂之爲弘恩重
施矣今若按僊經飛九丹水金玉則天下皆可令不
死其惠非但活一人之功也黃老之德固無量矣而
莫之克識謂爲妄誕之言可歎者也抱朴子曰欲求
神僊唯當得其至要至要者在於寶精行炁服一大
藥便足亦不用多也然此三事復有淺深不值名師
不經勤苦亦不可倉卒而盡知也雖云行炁而行炁
有數法焉雖曰房中而房中之術近有百餘事焉雖
言服藥而服藥之方略有千條焉初以授人皆從淺

此言學仙
三事曰炁
精曰行炁
曰服藥

此言行炁
以胎息為
要

始有志不怠勤勞可知方乃告其深者耳故行炁或
可以治百病或可以入瘟疫或可以禁蛇虎或可以
止瘡血或可以居水中或可以行水上或可以辟饑
渴或可以延年命其大要者胎息而已得胎息者能
不以鼻口嘘吸如在胞胎之中則道成矣初學行炁
鼻中引炁而閉之陰以心數至一百二十乃以口微
吐之及引之皆不欲令已耳聞其有出入之聲常令
入多出少以鴻毛著鼻口之上吐炁而鴻毛不動為
候也漸自轉增其心數久可以至千至千則老者更
少日還一日矣夫行炁當以生炁之時勿以死炁之

此言生炁
死炁之分

此言行
炁之效

時也故曰僊人服六炁此之謂也一日一夜有十二
時其從半夜以至日中六時為生炁午後以至夜半
六時為死炁死炁之時行炁無益也蓋用炁者噓水
水為之逆流數步噓火火為之滅噓虎狼虎狼伏而
不得動起噓蛇虺蛇虺蟠而不能去若他人為兵刃
所傷噓之血即止聞有為毒虫所中雖不見其人遙
為噓祝我之手男噓我左女噓我右而彼人雖在百
里之外即時皆愈矣又中惡急疾但吞三九之炁亦
登時差也但人性多躁少能安靜以修其道耳又行
炁大要不欲多食生菜肥鮮之物令人炁強難閉又

此房中之法要在還精補腦

當禁忿怒多忿怒則炁亂不得溢或令人發咳故甚有能為之者也余從祖僊公每大醉及夏天盛熱輒入深淵之底一日許乃出者正以能閉炁胎息故耳房中之法十餘家或以補救傷損或以攻治衆病或以採陰益陽或以增年延壽其大要在於還精補腦之一事耳此法乃真人口口相傳本不書也雖服名藥而復不知此要亦不得長生也人復不可都絕陰陽不交則坐致壅遏之病故幽閉怨曠多病而不壽也任情肆意又損年命唯有得其節宣之和可以不損若不得口訣之術萬無一人為之而不以此自傷煞者也玄素子都容成公彭祖之屬蓋載其麤事終不以至要者著於紙上者也志求不死者宜勤行求之余承師鄭君之言故記以示將來之信道者非臆斷之談也余實復未盡其訣矣一塗之道士或欲專守交接之術以規神僊而不作金丹之大藥此愚之甚矣抱朴子曰道書之出於黃老者蓋少許耳率多後世之好事者各以所知見滋長遂令篇卷至於山積古人質朴又多無才其所論物理既不開悉其所證據又不著明皆祕所要而難解解之又不深遠不足以演暢微言開示憤悱勸進有志教戒始學令知

才品叙用如此天下必少弄法之吏失理之獄矣

交際卷第十六

志菴子曰
此篇論朋
友之交不
宜雜浮而
宜正簡乃
免於累

抱朴子曰余以朋友之交不宜雜浮面而不心揚雲
攸譏故雖位顯名美門齊年敵而趨舍異規業尚垂
互者未嘗結焉或有矜其先達步高視遠或遺忽陵
遲之舊好或簡棄後門之類味或取人以官而不論
德或不遭知己零淪丘園者雖才深智遠操清節高
者不可也其進趨偶合位顯官通者雖面墻庸瑣必
及也如此之徒雖能令壤蟲雲飛斥鷃戾天手捉刀
尺口爲禍福得之則排冰吐華失之則當春彫悴余

代其踣耻與其世窮之與達不能求也然而輕薄之
人無分之子曾無疾非俄然之節星言宵征守其門

廷翕然誦

卑倭

辭悅色提壺執贄時行索媚勤苦積久

猶見嫌拒乃行因託長者以構合之其見受也則踊
悅過於幽繫之遇赦其不可也則懊悴劇於喪病之
逮已也通塞有命道貴正直否太付之自然津塗何
足多咨嗟乎細人豈不鄙哉人情不同一何遠耶每
爲慨然助彼羞之昔莊周見惠子從車之多而棄其
餘魚余感俗士不汲汲於攀及至也瞻彼云云馳騁
風塵者不懋建德業務本求已而偏徇高友以結朋

黨謂人理莫此之要當世莫此之急也以嶽峙獨立者為澁吝䟽拙以奴顏婢膝者來去聲為曉解當世風成俗習莫不流遁逐莫遂往可慨者也或有德薄位高器盈志溢聞財利則驚掉見奇士則坐睡繼縷杖策被褐負笈者雖文艷相雄學優融玄同之埃芥不加接引若夫程鄭王孫羅襃之徒乘肥衣輕懷金挾玉者雖筆不隸禮菽麥不辨為之倒屣吐食握髮余徒恨不在其位有斧無柯無以為國家流穢濁於四裔投畀於有北彼雖赫弈刀尺決乎勢力足以移山拔海吹呼能令泥象登雲造其門庭我則未暇也而

多有下意怡顏匍匐膝進求交於若人以圖其益悲夫生民用心之不鈞何其遼邈之不肖也哉余所以同生聖世而抱困賤本後顧而不見者今皆追瞻而不及其不有以乎然性苟不堪各從所好以此存亡予不能易也或又難曰時移世變古今別務行立乎已名成乎人金玉經於不測者託於輕舟也靈鳥萃於玄霄者扶搖之力也芳蘭之芬烈者清風之功也屈士起於丘園者知己之助也今先生所交必清澄其行業所厚必沙汰其心性孑然隻跼失其名輩結儲一世招怨流俗豈合和光以籠物同塵之高義乎

若比智而交則白屋不降公旦之貴若鈞才而遊則
尼父必無入室之客矣抱朴子曰吾聞詳交者不失
人而泛結者多後悔故曩哲先擇而後交不先交而
後擇也子之所論出人之計也吾之所守退士之志
也子云玉浮鳥高皆有所因誠復別理一家之說也
吾以爲寧作不載之寶不飛之鵬不颺之蘭乎且夫
士亦損於夜光之質垂天之太含芳之卉不朽之蘭
乎且夫名多其實位過其才處之者猶黜免於禍辱
交之者何足以爲榮福哉由茲論之則交彼而遇者
雖得違不足貴芘之而悞者譬如蔭朽樹之破竿也

彼尚不能自止其顛蹙亦安能救我之碎首哉吾
大丈夫之自得而外物者其於庸人也蓋逼迫不獲
已而與之形接雖以千計猶蚤虱之積乎衣而贅疣
之攢乎體也失之雖以萬數猶飛塵之去嵩岱出鄧林
之墮朽條耳豈以有之爲益無之覺損乎且夫朋友
也者必取乎直諒多聞拾遺斥謬生無請言死無託
辭終始一契寒暑不渝者然而此人良未易得而或
默語殊塗或憎愛異心或盛合衰離或見利忘信其
處今也譬猶禽魚之結侶冰炭之同噐欲其久合安
可得乎夫父子天性好惡宜鈞而子政子駿評論異

見交情
透家

隔南山伯奇辯訟有無面別心殊其來尚矣總而混
 之不亦難哉世俗之人交不論志逐名趨勢熱來冷
 去見過不改視迷不救有利則獨專而不相分有害
 則苟免而不相恤或事便則先取而不讓值機會則
 賣彼以安此凡如是則有不如無也天下不為盡不
 中交也率於為益者寡而生累者衆知人之明上聖
 所難而欲力厲近才短於鑒物者務廣其交又欲使
 悉得可與經夷險而不易情歷危苦而相負荷者吾
 未見其可多得也雖搜琬琰於培塿之上索鸞鳳於
 鷦鷯之巢未為難也吾亦豈敢謂藍田之陽丹穴之

中為無此物哉亦直言其稀已矣夫操尚不同猶金
 沉羽浮也志好之乖次猶火升而水降也苟不可同
 雖造化之靈大塊之匠不可使同也何可強乎余所
 稟訥駮加之以天挺篤嬾諸戲弄之事彈碁博奕皆
 所惡見及飛輕走迅遊獵傲覽咸所不為殊不喜嘲
 褻凡此數者皆時世所好莫不耽之而余悉闕焉故
 親交所以尤遠也加以挾直好吐忠蓋藥石所集甘
 心者少又欲加勉之以禮問諫之以馳競止其樛蒲
 節其沉湎此又常人所不能悅也毀方瓦合違情偶
 俗人之愛力甚所不堪而欲好日新安可待哉知其

見好

如此而不便改之可不謂之闇於當時拙於用大乎
 夫交而不卒合而又離則兩受不弘之名俱失克終
 之美夫厚則親愛生焉薄則嫌隙結焉自然之理也
 可不詳擇乎為可臨觴拊背執手須臾欲多其數而
 必其全吾所懼也或曰然則都可以無交乎抱朴子
 答曰何其然哉夫畏水者何必廢舟楫忌傷者何必
 棄斧斤交之為道其來尚矣天地不交則不泰上下
 不交即垂志夫不泰則二氣隔并矣志垂則天下無
 國矣然始之甚易終之竟難患乎所結非其人敗於
 爭小以忘大也易美金蘭詩詠百朋雖有兄弟不如

音按之談
 典淮南並
 稱者

友生切思三益大聖所嘉門人所以尊親惡言所以
 不至管仲所以免誅戮而五霸立千元所以去亭長
 而驅朱軒者友之力也單絃不能發韶夏之和音子
 色不能成袞龍之瑋燁一味不能合伊鼎之甘獨木
 不能致鄧林之茂玄圃極天蓋由眾石之積南溟浩
 濇實須群流之赴明鏡舉則傾冠見矣義和照則曲
 影覺矣櫟括修則枉刺之疾消矣良友結則輔仁之
 道弘矣達者知其然也所企及則必簡乎勝已所降
 結則必料乎同志其處也必講道進德其出也則齊
 心比翼否則釣魚釣之業泰則協經世之務安則有

以精義危則有以相恤耻令譚青專面地之篤不使
 王貢擅彈冠之美夫然後故交道可貴也然實未易
 知勢利生去就積毀壞刎頸之契漸漬釋膠漆之堅
 於是有忘素情之惆歎或睚切五懈皆而不思遂令元
 伯巨卿之好獨著於昔張耳陳餘之變屢構於今推
 往尋來良可歎也夫梧禽不與鴟梟同枝麟虞不與
 豺狼連群清源不與濁潦混流仁明不與凶闇同處
 何者漸染漬而移直道暴迫則生害也或曰敢問全
 交道可得聞乎抱朴子答曰君子交絕猶無惡言豈
 肯向所異辭乎殺身猶以許友豈名位之足競乎善

交狎而不慢和而不同彼有失則正色而諫之告我
 以過則速改而不憚不以忤彼心而不言不以逆我
 耳而不紉不以巧辨飾其非不以華辭文其失不形
 同而神乖不匿情而口合不面從而背憎不疾人之
 勝已護其短而引其長隱其失而宣其得外無計數
 之諍內遺心競之累夫然後鹿鳴之好全而伐木之
 刺息若乃輕合而不重離易厚而不難薄始如形影
 終為參辰至歡變為篤恨接援化成讎敵不祥之悔
 亦無以往者漢季陵遲皇轡不振在公之義替紛競
 之俗成以違時為清高以救世為辱身尊卑禮讓大

倫遂亂在位之人不務盡節委本趨末背實尋聲王
事廢者其譽美姦過積者其功多莫不飛輪無策星
言假寐冒寒觸暑以走權門飾虛華之名於乘勢之
口獲非分之位於賣官之家或爭所欲還相屠滅於
是公叔偉長疾其若彼力不能正不忍見之爾乃發
憤著論杜門絕交斯誠感激有爲而然蓋矯枉而過
正非經常之末訓也徒當遠非類之黨慎諂黷之源
何必裸袒以詭彼已斷粒以刺玉食哉夫反之爲非
重諫而不止遂至大亂故禮義之所棄可以絕矣

備闕卷第十七

抱朴子曰駭裏

於交切駿馬也

能奮蘭筋以絕景而不能履

冰以乘深猛虎能吼雷霆以搏噬而不能躡雲霧以

凌虛鴻鸞不能振翅於籠罩之中輕鷗不能電擊於

几筵之下物既然矣人亦如之故能調和陰陽者未

必能無自行修簡書也能敷五邁九者不能全小潔

經曲碎也惠子上相之標也而不能役舟楫以凌陽

侯漢高神武之傑也而不能治產業端檢括淮陰良

將之擘也而不能修農商免饑寒周勃社稷之體也

而不能答錢穀責獄辭若以所短棄所長則逸儕拔

萃之才不用矣責其體而論細禮則匠世濟民之勲

志卷子曰
此篇論人
主用不當
貶短取長

此段
精言

不著矣天不能平其西北地不能隆其東南日月不能摘光於曲穴衝風不能揚波於井底槌齒則松櫟不及一寸之筵挑耳則棟梁不如鷦鷯之羽彈鳥則千金不及丸泥之用縫緝則長劍不及數分之針何必伏巨象而捕鼠制大鵬以司晨乎故姜牙賣魚無所售而見師於文武蔣生憤慢於百里而獨步於三槐

擢才卷第十八

志者子曰
必篇論人
主聖推
才者論
世者之

抱朴子曰華章藻蔚非朦朧所玩英逸之才非淺短所識夫瞻視不能接物則衮龍與妻褐同價矣聰鑒

不足相涉則俊民與庸夫一槩矣眼不見則美不入神焉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焉且夫愛憎好惡古今不均時移俗易物同價異譬之夏后之璜曩直連城鬻之於今賤於銅鐵故昔以隱居求志為高士今以山林之儒為不肖故聖人之良幹乃閭俗之罪人也往者之介石末葉之羸劣也弘偉之士履道之生其崇信匪徒重仞之墻其淵澤不唯呂梁之深也故短近不能賞而淺促不能測焉因以異乎已而薄之矣以不求我而疾之矣不責不用何足言乎乃有播埃塵於白垚生瘡痂於玉肌訕疵雷同攻伐獨立曾參蒙

劫剽之垢巢許復穿窬之謗自匪明並懸象玄鑒表
微者焉能披泥抽淪玉澄川掇沉珠哉夫珪璋居肆
而不售矧乃翳於槃璞乎竒士扣角而見過况乃潛
於臯藪乎孫臆思騁其秘略而司馬別之韓非願建
淇績而李斯殺之賈誼慷慨懷經國之術而武夫排
之子政忠良有匡危之具而恭顯陷之和氏所以抱
璞而泣血禽息所以發憤而碎首也夫玉石易別於
賢愚愛寶情篤於好士以易別之寶合篤好之物猶
獲罪截趾歷世受誣况乎難知之賢非意所急讒人
畫蛇足於無形姦臣畏忠貞之害已體曲者忌繩墨

之容夜裸者憎明燭之來是以高譽美行抑而不揚
虛構之謗先形生影又無楚人號哭之薦萬無一遇
固其宜矣夫以王爲石者亦將以石爲玉矣以賢爲
愚者亦將以愚爲賢矣以石爲玉未有傷也以愚爲
賢者亡之診也蓋診亡者雖存而必亡猶脉死者雖
生而必死也可勿慎乎於戲悲夫莫之思者也昔仲
尼上聖也東受累於齊人南見塞於子西文種大賢
也初不齒於荆俗末雍游於鈞如競年立功不亦難
乎夫結綠玄黎非陶猗不能市也千鈞之重非賁獲
不能抱也白雪之絃非靈素不能徽也邁倫之才非

明主不能用也然耀靈光夜之珍不為莫求而虧其質以苟且於賤賈洪鍾周鼎不為委淪而輕其禮取見舉於侏儒嶧陽雲和不為不御而息唱以競顯於淫哇冠群之德不以沉抑而履徑以割節於流俗是以和璧變為滯貨柔木廢於勿用赤刀之鑛不得經歐冶之鑪元凱之疇終不值四門之闢也

任命卷第十九

抱朴子曰余之友人^{冷先生翼亮大夫以見吾儒當居易侯命}有居冷先生者恬愉靜素形神相忘外不飾驚愚之容內不寄有為之心遊精墳誥樂以忘憂晝競羲和之末景夕照望舒之餘耀道靡

遠而不究言無微而不妍然車迹不軋如震權右之

國尺牘不經貴勢之庭是以名不出蓬戶身不離畝

畝於是翼亮大夫候而難之曰余聞淵蟠起則玄雲

赴道化雷則逸才奮故康衢有角歌之音鼎俎發凌

風之迹沾之則收不貲之賈躡之則超在天之舉耀

逸景於曠谷播大明乎九垓勲廢當已聲揚罔極故

尋伺之塗甚近而弗往者雖追風之脚不能到也楹

枕之下至卑而不動者雖鷗鴻之翅未之及也况乎

寢足於大荒之表斂羽於幽梧之枝安得效信以尋

景振輕乎蒼霄哉年期奄冉而不久託世飄迅而不

...

思卷于曰
以篇設居
冷先生翼
亮大夫以
見吾儒當
居易侯命

再智者履霜則知堅冰之必至處始則悟生物之有
終六龍促軌於大渾華顛倏忽而告暮古人所以映
順流而頽歎眇過隙而興悲矣先生資命世之逸量
含英偉以邈俗銳翰汪濊以波涌六竒抑鬱而淵畜
然不能凌扶搖以高竦揚清耀於九玄噐不陳於瑚
簋之末體不免於負薪之勞猶奏和音於龔俗之地
鬻章甫於被髮之域徒忘寤於翰林銳意以窮神崇
琬琰於懷抱之內吐琳瑯於毛墨之端躬困屢空之
儉神勞堅高之間譬若埋尺璧於重壤之下封文錦
於沓覆之中終無交易之富孰賞埋翳之珍哉夫龍

驥維繫則無以別乎蹇驢赤刀韞鋒則曷用意於鉛
刃鱣鮪不居牛迹矣鵬不滯蒿林願先生委龍蛇之
穴升利見之塗釋戶庭之獨潔覽二鼠而遠寤越窮
谷以登高襲丹藻以改素競驚颺於清晨不盤旋以
栢夜收名噐於崇高嚮鍾鼎之慶祚暮成一介之夫
採薇何足多慕乎居冷先生應曰蓋聞靈機冥緬混
茫渺昧禍福交錯乎俯伏之間興亡纏綿乎盈虛之
會迅逝者不能脫透身之景樂成者不能免理致之
敗匠流末者未若擬冶元兆之中整已然者不逮原
本乎玄朴之外是以覺尺蠖者甘屈以保伸識通塞

者不慘悅於否泰且夫洪陶範物大象流形躁靜異
 尚翔沉舛情金寶其重羽矜其輕篤隘者執束於滓
 汁達妙者逍遙於玄清潢滂納行潦而乃噎渤澹吞
 百川而不盈鮪鰕踊悅於泥濘赤鱗凌厲乎高冥嚼
 香餌者快嗜欲而赴死味虛淡者含天和而趨生識
 機神者瞻無兆而弗惑闇休咎者觸強弩而不驚各
 附攸好安肯改營吾聞五玉不能自剖於嵩岫騰蛇
 不能無霧而電征龍淵不能勿操而斷犀兕景鍾不
 能莫扣而揚洪聲金芝湏商風而激耀倉庚俟煙煨
 以修鳴騶駮不苟馳以赴險君子不詭遇以毀名運

屯則沉淪於勿用時行則高竦乎天庭士以自銜為
 不高女以自媒為不貞何必委洗耳之峻標效負俎
 之干榮哉夫其窮也則有虞婆婆而陶鈞尚見逐於
 愚嫗范生來辱於溺簣苦惟切弘式匿竒於耕牧及
 其達也則淮陰投竿而稱孤文種解屨而紆青傳說
 釋築而論道管子脫桎為上卿蓋君子藏器以有待
 也畜德以有為也非其時不見也非其君不事也窮
 達任所值出處無所繫其靜也則為逸民之宗其動
 也則為元凱之表或運思於立言或銘勲乎國器殊
 塗同歸其致一焉士能為可貴之行而不能使俗必

貴之也能為可用之才而不能使世必用之也被褐
 茹草垂綸置鬼則心歡意得如將終身服冕乘輅無
 朱重紫則若固有之常如布衣此至人之用懷也若
 席上之珍不積環堵之操不粹者予之過也知之者
 希名位不臻以王為石謂鳳曰鷄者非余罪也夫汲
 汲於見知悒悒於否滯者常民之情也浩然而養氣
 淡爾靡欲者無悶之至也時至道行器大者不悅天
 地之間知命者不憂若乃狗萬金之貨以索百千之
 售多失骨干上聲毛我則未暇矣

名實卷第二十

真八

悉卷子曰
此篇論名
實分矣後
兩端不可
不審

門人問曰聞漢末之世靈獻之時品藻乖濫英逸窮
 滯饕餮得志名不準實賈不本物以其通者為賢塞
 者為愚其故何哉抱朴子答曰夫雷霆輶磔而或不
 聞焉七曜經天而或不見焉豈唯形器有聾聵哉心
 神所蔽亦又如之是以聞格言而不識者非無耳也
 見英異而不知者非無目也由乎聰不經妙而明不
 逮竒也夫智大量遠者盤桓以山峙器小志近者蓬
 飛而萍浮夫唯山峙故莫之能動焉夫唯萍浮故流
 而不滯焉方之貨也則緘連以待賈者唯至珍而難
 售鳴鼓以徇之者雖見蔽而易盡比之材也則結根

於嵩岱者雖竦蓋千仞垂蔭萬畝而莫之知也插株
 於塗要者雖鈞曲戾細雖速朽而猶見用也故廟堂
 有枯楊之瑚簋窮谷多不伐之梓豫也是竊華名者
 螻蜥騰於雲霄失實賈者翠虬淪乎九泉於是斥鷃
 凌風以高奮靈鳳卷翮以幽戢鉛鋒充太阿之寶犬
 羊佻功勳高獨行貌虎狼之資矣夫佞者鼓珍賂為勁
 羽則無高而不到矣乘朋黨為舟楫則無遠而不濟
 矣持之以夙興側立加之以先意承指其利口諛辭
 也似辨其道聽塗說也似學其心險貌柔也似仁其
 行污言潔也似廉其好說人短也似忠其不知忌諱

也似直故多通焉且愛奉望我者欲我欲之不求我
 者我不能愛自然之理也夫賢常少而愚常多多則
 比周而匿瑕少則孤弱而無援佞人相汲引而柴正
 路俊哲處下位而不見知拔茅之義犯而負乘之群
 興亢龍高墜泣血漣如故子西逐大聖之仲尼臧倉
 毀命世之孟軻二生不免斯患降茲亦何足言斯禍
 蓋與開闢並生苦之匪唯一世也歷覽振古多同此
 疾至於鴛蹇矯首於瑯切多輦馘驥委牧乎林垆彼
 巳尸祿邦國殄瘁下凌上替實此之由或蟲流而莫
 歛或逆竄於申亥或擢筋於廟梁或絕命於望夷蓋

所拔之非真而忠能之不用也故明君勤於招賢而
汲汲於擢竒道達凝滯而嚴防壅蔽才誠足委不拘
於屠釣言審可施抽之於戎戎或舉於牛口之下而
加之於群僚之上或拔於桎梏之中而任以社稷之
重故能勲業隆濟拓境服遠取威定功垂統長世也
夫直繩者在木之所憎也清公者姦慝之所讎也人
主不能運玄鑿以索隱而必須當塗之所舉然每觀
前代專權之徒率其所舉皆在乎附舉已者也所薦
者先乎利已者也毀所畏而進所愛所畏則至公者
也所愛則同私者也至公用則姦黨破衆私立則主

威奪矣姦黨破則昇泰之所由也主威奪則危亡之
端漸矣毀所畏則恐辭之不痛雖刑劓之猶未悛意
焉故必除之而後快也彼進所愛則苦談之不美雖
位超之猶未逞心焉故必危彼以安此也是故抱枉
而死無愆而黜者有自來矣所以體道合真巍然特
立才遠量逸懷霜履冰思綿天地噐無元凱執衡門
淵渟嶽立寧潔身以守滯耻脅肩以苟合樂饑陋巷
以勵高尚之節藏噐全真以待天年之盡非時不出
非禮不動結褐嚼蔬而不悒悒也黃髮終否而不恨
恨力尚也也安肯蹙太山之峻以適鑿柄之中歛垂天

之羽爲戒旦之役編於仕類而抑鬱庸兒之下捨鸞
鳳之林適枳棘之藪競腐鼠於踞鴟而枉尺以直尋
哉且大賢之狀也至■拙爲味也甚淡蕭然自足泊
爾無知知之者稀而不感時不能用而不悶雖并日
無藜藿之糝不以易不義之太牢也雖緼袍無卒歲
之服不肯樂無道之狐白也獨可散髮高枕守其所
有以絕不曲躬低眉求其所未湏也德薄位厚弗交
也名與實違弗親也榮華馳逐弗務也豪狹姦權弗
接也俗說細辨不答也脅肩所赴弗隨也貌愚而志
遠面垢而行潔確乎若嵩岱銓衡所不能測也浩乎

若滄海斗斛所不能校也峻其重仞之高隱其百官
之富觀彼佻竊若草莽也邈世之操眇焉冠秋雲之
表遺俗之神緬焉棲九玄之端雖窮賤而不可脅以
威雖危苦而不可動以利其所業耳可聞而不可盡
也其所執手可見而不可論也故 疾之者齊聲而

側目愛之者寡弱而無益亦猶撮壤不能填決河升

水不能殄原火於是鼗鼓戢雷霆之音靴徒刀鞞奴

切恣喋馨音高之響芳蕙芟夷臭鮑佩御玄鬯傾棄而

不羞醜酪專灌于圓丘汗血驅放而垂耳跛蹇馳騁

於鑿軒此古人之所以懷沙負石赴流魚葬而不堪

包十

與之同世也已矣悲夫然捐玄黎於滄溟非夜光之不真也由莫識焉投彤盧而不彎非繁弱之不勁也坐莫賞焉故瓊瑤俟荆和而顯連城之價烏號須逢門而著陷堅之功飛菟待子預而飈騰俊民值知己而宣力若夫美玉不出重岫良弓不鑿百札驥駉不服朱軒命世不履爵勢則孰知其能攄符彩之耀曄頓雲禽於千仞騁逸迹以追風康庶績於百揆乎夫其不遇亦得不雜揉於瓦石鈞賤於朽木列鑣於下乘等望於凡瑣哉嗟乎彌棘矢而望高手於渠廣策疲駕而求繼軌於周穆放斧斤而欲雙巧於班墨忽

良才而欲彛倫之攸叙不亦難乎名實雖漏於一世德音可邀乎將來樂天知命何慮何憂安時處順何怨何尤哉

清鑒卷第二十一

抱朴子曰咸謂勇力絕倫者則上將之噐洽聞治亂者則三九之才也然張飛關羽萬人之敵而皆喪元辱主授首非所孔融退讓文學邈俗而並不達治務所在敗績鄧禹馬援田閭諸生而善於用兵蕭何曹叅不涉經誥而優於宰輔爾則知人果未易也欲試可乃已則恐成折足覆餗欲聽言察貌則或似是而

志菴子曰
此篇論知
人不易故
不以貌亦
不以言

非真僞錯然而世人甚以爲易經耳過目謂可精盡
余甚猜焉未敢許也區別臧否瞻形得神存乎其人
不可力爲自非明並日月聽聞無音者願加清澄以
漸進用不可頓任輕假利器收還之旣甚難所損者
亦多以矣無以一事闇保其餘同乎已者未必可用
異於我者未必可忽也或難曰夫在天者垂象在地
者有形故望山度水則高深可推風起飛雲則吉凶
可步智者觀山不瘁則悟美玉之在山覲岸不枯則
覺明珠之沉淵彗星出則知鱸魚之方死日月蝕則
識麒麟之共闕華霍不湏稱而無限之重可知矣江

河不待量而不測之數已定矣鴻鵠之翼騶騏之足
雖未飛走輕迅可必也豪曹之劍徐氏匕首雖未奮
擊其立斷無疑也駁子有吞牛之容鶚鷂有凌鷲之
貌卉茂者土必沃魚大者水必廣虎尾不附狸身象
牙不出鼠口叔魚無厭之心見於初生之狀食我滅
宗之徵著乎開報胞之始申童覺竊妻之巫臣張負
知將貴之陳平范子所以絕迹於五湖者以句踐蜂
目而鳥喙也趙人所以息意於爭鋒者以白起首銳
而視直也文王之接呂尚桑陰未移而知其足師矣
玄德之見孔明畧景未改而腹心已委矣郭泰中材

猶能知人故入穎川則友李元禮到陳留則結符偉
明入外黃則親韓子助至蒲亨則師仇季知止學舍
則收龐德公觀耕者則拔茅季奇孟敏於擔負戒元
艾之必敗終如其言一無差錯必能簡精鈍於符表
詳舒急乎聲氣料明闇於舉厝察清濁於財色觀取
與於宜適謂虛實於言行考操業於闔閭校始終於
信効善否之檢不其易乎抱朴子答曰余非謂人物
了不可知知人抵無形理也徒以斯術存乎大明非
夫當人自許然而世士各謂能之是以有云以警付
任耳夫貌望豐偉者不必賢而形器尪瘁者不必愚

咆哮者不必勇淳淡者不必怯或外候同而用意異
或氣性殊而所務合非若天地有常候山川有定止
也物亦故有遠而易知近而難料譬猶眼能察天衢
而不能周項領之間耳能聞雷霆而不能識螳虱之
音也唐呂樊許善於相人狀唯知壽夭貧富官秩尊
卑而不能審情性之寬剋志行之滂隆惟帝難之况
庸人乎而吾子舉論形之例詰精神之談未修其本
殆失指矣夫亡射之箭皆破秋毫然準的恒不得爲
工叔向之母申氏之子非一不得然不能常也陶唐稽
古而失任姬公欽明而謬授尼父遠得崇替於未兆

近失澹臺於形骸延州審清濁於千載之外而蔽奇
 士於咫尺之內知人之難如此其甚郭太所論皆為
 此人過上聖乎但其所不得者顯而易識其所失者人
 不能紀且夫所貴貴乎見俊才於無名之中料逸足
 乎吳坂之間掇懷珠之蚌於九淵之底指含光之珍
 於積石之中若伯喈識絕音之噐於煙燼之餘平子
 剔逸響之竹於未用之前六軍之聚市人之會暫觀
 一覩無所眩惑探其潛生之心計定其始終之事行
 乃為獨見不傳之妙耳若如末論必俟考其操蹈之
 全毀觀其云為之好醜此為絲線既經於銓衡布帛
 已歷於丈尺徐乃說其斤兩之輕重端匹之修短人
 皆能之何煩於哲哉

行品卷第二十二

抱朴子曰擬玄黃之覆載揚明並以表微文彪昂而
 備體獨澄見以入神者聖人也稟高亮之純粹抗峻
 標以邈俗虛靈機以如愚不二過以諛黷者賢人也
 居寂寞之無為蹈修直而執平者道人也盡丞嘗於
 存亡保髮膚以揚名者孝人也垂惻隱於有生恒怨
 已以接物者仁人也端身命以徇國經險難而一節
 者忠人也覩微理於難覺料倚伏於將來者明人也

志卷子曰
 此篇論觀
 人之法有
 賢者四一
 不肖者四
 十七又有
 雜分賢不
 肖者十而
 行品之別
 若此自矣

量理亂以卷舒審去就以保身者智人也順通塞而
一情任性命而不滯者達人也不枉尺以直尋不降
辱以苟命者雅人也據體度以動靜每清詳而無悔
者重人也體冰霜之粹素不累於勢利者清人也篤
始終於寒暑雖危亡而不猜者義人也守一言於久
要歷歲衰而不渝者信人也摘鋏藻以立言辭炳蔚
而清允者文人也奮果毅之壯烈騁干戈以靜難者
武人也甄墳索之淵奧該前言以窮理者儒人也銳
乃心於精義吝寸陰以進德者益人也識多藏之厚
亡臨祿利而如遺者廉人也不改操於得失不傾於

可欲者貞人也卹急難而忘勞以憂人爲己任者篤
人也潔皎分以守終不遜避而苟免者節人也飛清
機之英麗言約暢而判滯者辯人也每居卑而推功
雖處泰而滋恭者謙人也崇敦睦於九族必居正以
赴理者順人也臨凝結而能斷操繩墨而無私者幹
人也拔朱紫於中搆剖猶豫以允當者理人也步七
曜之盈縮推輿亡之道軌者術人也赴白刃而忘生
格兕虎於林谷者勇人也整威容以肅衆仗法度而
無貳者嚴人也創機巧以濟用總音數而並精者藝
人也凌強禦而無憚雖險逼而不沮者黠人也執匪

懈於夙夜忘勞瘁於深峻者勤人也蒙謗讟而晏如
不懼懼於可畏者勁人也聞榮譽而不歡遭憂難而
不變者審人也知事可而必行不猶豫於群疑者果
人也循繩墨以進止不乾沒於僥倖者謹人也奉禮
度以戰兢及親踈而無尤者良人也履道素而無欲
時難移而不變者朴人也凡此諸行了無一然而不
躋善人之迹者下人也門人請曰善人之行既聞其
目矣惡者之事可以戒俗者願聞垂誥焉抱朴子曰
不致養於所生損道而妄身者悖人也懷邪偽以偷
榮豫利已而忘生者逆人也背仁義之正途苟危人

以自安者凶人也好爭奪而無厭專醜正而害直者
惡人也出繩墨以傷刻心好殺而安忍虐人也飾邪
說以浸潤構謗累於忠貞者讒人也雖言巧而行違
實履濁而假清者佞人也不原本於枉直苟好勝而
肆怒者暴人也指細善以取信陰挾毒而無親者姦
人也承風指以苟容揆主意而扶非者誦人也言不
詳於反覆好輕諾而無實者虛人也覲利地而忘義
棄廉耻以苟得者貪人也艷艷逸而心蕩飾誇綺而
思邪者淫人也見成事而疑惑動失計而多悔者闇
人也背訓典而自任耻請問於勝已者損人也知善

事而不建雖多爲而無成者劣人也委德行而不修
奉權勢以取媚者弊人也履蹊徑以僥速推貨賄以
爭津者邪人也既傲狠以無禮好凌辱乎勝已者悍
人也被抑枉而自誣事無苦而振懾者怯人也治細
辯於稠衆非其人而盡言者淺人也闇事宜之可否
雖企慕而不及者頑人也知是非而不改聞良規而
增劇者惑人也無濟恤之仁心輕告絕於親舊者薄
人也既疾其所不逮喜他人之有災者妬人也專財
穀而輕義觀困匱而不振者吝人也冒至危以僥倖
值禍敗而不悔者愚人也情局碎而偏黨志惟務於

盈利者小人也騁鷹犬於原獸好博戲而無已者迷
人也忘等威之異數快飾玩之誇麗者奢人也耽聲
色於飲讌廢慶弔於人理者荒人也既無心於修尚
又怠惰於家業者嬾人也無抑斷之威儀每脫易而
不思想者輕人也觀道義而如醉聞貨殖而波擾者穢
人也杖淺斷短而多謬闇趨舍之藏否者笨步木切人

也憎賢者而不貴聞高言而如聾者噤人也覩朱紫
而不分雖提耳而不悟者蔽人也違道義以趨趨冒
禮刑而罔顧者亂人也每動作而受嗤言發口而違
理者拙人也事酋豪如僕虜值衰徵而背惠者慝人

有一種貌
哲而心愚
者

有一種貌
愚而心哲
者

也捐貧賤之故舊輕人士而踞傲者驕人也棄衰色而廣欲非宦學而遠遊者蕩人也無忠信之純固背恩養而趨利者叛人也當交顏而面從至析離而背毀者偽人也習強梁而專已距忠告而不納者刺人也抱朴子曰人技未易知真偽或相似士有顏貌修麗風表閑雅望之溢目接之適意威儀如龍虎盤旋成規矩然信心蔽神否才無所堪心中所有盡附皮膚口不能吐片音筆不能屬半句入不能宰民出不能用兵治事則事廢命則命辱動靜無宜出處莫可蓋難分之一也士有貌望樸碎容觀矧悴容觀矧

有一種外
雄而內雌
者

有一種外
優而內劣
者

有一種外
似而非
者

有一種外
勇而內怯
者

陋聲氣雌若進止質澁然而含英懷寶經明行高幹過元凱文蔚春林官則度績康用武則克全獨勝蓋難分之二也士有謀猷淵邃術畧入神智周成敗思洞幽玄才兼能事神器無宜而口不傳心筆不盡意造次之接不異凡庸蓋難分之三也士有機變清銳巧言綺粲擊引譬喻淵湧風厲然而口之所談身不能行長於識古短於理今為政政亂牧民民怨蓋難分之四也士有外形足恭言容恪虔而神䟽心慢中懷散放受任不憂當局不治蓋難分之五也士有控弦命中空拳入石倒乘立騎五兵畢習而體輕慮淺

有一種外怯而內勇者

有一種外醇而內駁者

有一種外率而內豎者

手効心怯虛試無對而實用無驗望塵奔北聞敵失
 魄蓋難分之六也士有梗槩簡緩言希貌撲細行闕
 漏不為小勇跼踖拘檢犯而不校掘瓜垂翅名為弱
 愿然而膽勁心方不畏強禦義正所在視死猶歸支
 解寸斷不易所守蓋難分之七也士有孝友温淑恂
 恂平雅履信思順非禮不蹈安困潔志操清冰霜而
 疏遲迂濶不違事要見機不作所為無成居已果倡
 受任不舉蓋難分之八也士有行已高簡風格峻峭
 嘯傲偃蹇凌儕慢俗不肅檢括不護小失過情率意
 旁若無人朋黨排譴談者同敗士友不附品藻所遺

有一種外剛而內柔者

而立朝正色知無不為忠於奉上明以攝下蓋難分
 之九也士有含弘廣濟虛已受物藏疾匿瑕温恭廉
 潔勞謙冲退救危全信寄命不疑託孤可保而純良
 暗權仁而不斷善不能賞惡不忍罰忠貞有餘而幹
 用不足操柯猶豫廢法効非枉直混錯終於負敗蓋
 難分之十也夫物有似而實非若然而不然料之無
 惑望形得神聖者其將病諸况乎常人故用才取士
 推昵結友不可以不精擇不可以不詳試也若乃性
 行之惑變始正而終邪若王莽初則美於伊霍晚則
 劇於高趙又非中才所能逆盡也若令士之易別如

鷦鷯之與鴻鵠狐兔之與龍麟者則凶不得官於
 堯朝管蔡不得幾危宗周仲尼無澹臺之失延陵無
 捐金之恨伊尹無七十之勞項羽無媼范之悔矣所
 患於其如砥上音武跌下音夫之亂瑾瑜鷦螟之似鳳凰疑
 冰之類水精煙熏之疑雲氣故令不謬者也惟帝難
 之矧乎近人哉夫惟大明玄鑒幽微靈銓揣物思灼
 沉昧瞻山識璞臨川知珠士於難分之中而無取舍
 之恨者使臧否區分抑揚成允武丁姬文不獨治而
 傳說呂尚不末棄高莽宰嚭不得成其惡弘恭石顯
 無所容其偽矣斯蓋取士之較略選擇之大都可精

微以求存乎其人固非毫翰之所備縷也

拜訟卷第二十三

姑子劉君士由之論曰人綱始於夫婦判合擬乎二
 儀是故大婚之禮古人所重將合二姓之好以承祖
 宗之基主人拜迎於門聽命於廟玄纁贊幣親御授
 綏婿有三年之喪致命女氏許諾而不敢改大喪既
 沒請命於婿婿有辭焉然後乃嫁所以崇敬讓也豈
 有先訟後婿之謂乎而末世輕慢傷化敗俗舉不修
 義許而弗與訟閱穢辱煩塞官曹今可使諸爭婚者
 未及同牢皆聽義絕而倍還酒禮歸其幣帛其嘗已

志卷子白
 此篇論婚
 姻之礼

再離者一倍裨娉其三絕者再倍裨娉如此離者不生訟心貪容者無利重乃王治之要術不易之末法也抱朴子答曰劉君愍德讓之凌替疾民爭之損化雖速我訟室家不足用和之貴將遂淪胥創謹言以拾世遺建嘉謀以拯流遁紛譁之俗將以此而易無耻之風將由茲而移彌綸情偽固難間矣誠經國之永法至益之篤論也洪以不敏不識至理造次承問竊有疑焉夫婚媾之結義無逼迫彼則簡擇而求此則可意乃許輕諾後悔罪在女氏食言棄信與奪任情嚴防峻制未之能邪今恨恣之唯貴裨娉倍貧者

所憚也豐於財者則適其願矣後所許者或能富殖助其裨娉必所甘心然則先家拱默不得有言原情論之能無怨歎乎夫不伏之人視死猶歸血刃之禍於是將起令苟惜其辭訟之小醜而構其難忍之大恨所謂愛其儻子宙切覽之煩忘其凋殞之酷也夫買物於市者或加價而奪之則少忍而不忿然矣况乎見奪待告之妻哉此法遂田音將使結婚者雖納敬親迎猶抱有見奪之慮何者劉君之論以同牢為斷固也爾則女氏雖受幣積年恒挾在意之威恃可數奪必情於擇婿婿小不得意便得改悔結讎速禍莫

此之甚矣曩人畫法慮關終始杜漸防萌思之良精而不闕恣奪之路斷以報板之制者殆有意乎儻令女有國色傾城絕倫而位豪右權臣之從目玩冶容心忘禮度資累千金情無所吝十倍還娉猶所不憚况但一乎華氏不難於殺孔父而取其妻楚人爲子迎婦以其美而自納之以此論之豈惜傾竭屋產以助女氏還前家之直哉小人輕簿匪五解魚毗在許一切耻在計成怨又喜委棄逐盛踣冷趨熱此法之行則必寡奪貧賤而與富貴者矣不審吾君何方以防弊乎或曰可使女氏受娉禮無豐約皆以即日報板後皆使

時人署姓名於別板必十人巳上以備遠行及死亡又令女之父兄若伯叔答婿家書必手書一紙若有變悔而證據明者女氏父母兄弟皆加刑罰罪如此庶於無訟者乎

酒誡卷第二十四

真九

去菴子曰
此篇所論
專為酒誡
本晉之風
殆可惆悵

抱朴子曰目之所好不可從也耳之所樂不可順也鼻之所喜不可任也口之所嗜不可隨也心之所欲不可恣也故惑目者必逸容鮮藻也惑耳者必妍音淫聲也惑鼻者必蒞昌給切蕙芬馥也惑口者必珍羞嘉旨也惑心者必勢利功名也五者畢惑則或承之

禍為身患者不亦信哉是以智嚴槩括於性理不肆
 神以逐物檢之以恬愉增之以長筭其抑情也劇乎
 隄防之備決其御性也過乎腐轡之乘奔故能內保
 永年外免釁累也蓋饑寒難堪者也而清節者不納
 不義之穀帛焉困賤難居者也而高尚者不處危亂
 之榮貴焉蓋計得則能忍之心全矣道勝則害性之
 事棄矣夫酒醴之近味生病之毒物無毫分之細益
 有丘山之巨損君子以之敗德小人以之速罪耽之
 惑之息淺切不及禍世之士人亦知其然既莫能絕
 又不肯節縱心口之近欲輕召災之根源似熱渴之

恣冷雖適已而身危也小大亂喪亦罔非酒然而俗
 人是酣是酒音汚其初筵也抑抑濟濟言希容整詠湛
 露之厭厭歌在鎬之愷樂舉萬壽之觴誦溫克之義
 日未移晷體輕耳熱夫琉璃螺殼器並用滿酌罰餘
 之令遂急醉而不止拔轄投井於是口涌鼻溢濡首
 及亂屢僂蹶躓舍其坐遷載號載女交切如沸如
 羹或爭辭尚勝或啞啞烏格笑聲切獨笑或無對而談或
 嘔吐几筵或值居月切良倡或冠脫帶解貞良者流
 華督之顧眄怯懦者效慶忌之蕃捷遲重者蓬轉而
 波擾整肅者鹿踊而魚躍口訥於寒暑者皆垂掌而

諧聲謙卑而不競者悉裨瞻以高交廉耻之儀毀而
 荒錯之疾發闖茸之性露而傲佞之態出精濁神亂
 臧否顛倒或奔車走馬赴坑客庚切谷而不憚以九折
 之阪為螳封或登危蹋頽雖墮墜而不覺以呂梁之
 淵為牛跡也或肆忿於器物或酗管為命切於妻子
 加枉酷於臣僕用剡鋒乎熾火烈於室廬指寶玩於
 淵流遷威怒於踞人加暴害於士友褻嚴主以夷戮
 者有矣犯凶人而受困者有矣言雖尚辭煩而叛理
 拜伏徒多勞而非敬臣子失禮於君親之前幼賤悖
 慢於耆宿之坐謂清談為詆詈以忠告為侵已於是

白刃抽而忘思難之慮棒杖奮而罔顧乎前後構瀝
 血之讎招大辟之禍以少凌長則鄉黨加重矣責辱
 人父兄則子弟將推刃矣發人所諱則壯者能堪矣
 計數深刻則醒者不能恕矣起衆思於湏臾結百病
 於膏盲呼光切奔駟不能追既往之悔思改而無自反
 之蹊蓋智者所深防而愚人所不免也其為禍敗不
 可勝載然而歡集莫之或釋舉白盈耳不論於能否
 計瀝霑於小餘以稽遲為輕已傾筐注於所敬殷勤
 勅而成薄勸之不持督之不盡怨色醜音所由而發
 也夫風經肺腑使人物恍及其劇者自傷自虞或遇

斯疾莫不憂懼吞苦忍痛欲其速愈至於醉之病性何異於茲而獨居密以逃風不能割情以節酒若畏風憎病則荒沉之咎塞而流連之失止矣夫風之爲疾猶展攻治酒之爲變在乎呼吸及其間亂若存若亡視泰山如彈丸見滄海如盤盂仰喙荒旦切天墮俯呼地陷卧待虎狼投井赴火而不謂惡也夫用身之如此亦安能惜敬恭之禮護喜怒之失哉昔狄儀既疏大禹以興糟丘酒池辛癸以亡豐侯得罪以戴尊啣盃景升荒壞以三雅之爵劉松爛腸以逃暑之飲郭珍發枉以無日不醉信陵之凶短襄子之亂政趙

武之失衆子反之誅戮漢惠之伐命灌夫之滅族陳遵之遇害季布之䟽斥子建之免退徐邈之禁言皆是物也世人好之樂之者甚多而戒之畏之者至少彼衆我寡良箴安施且願君子節之而已曩者饑年荒穀貴人有醉者相殺收伯因此輒有酒禁嚴令重申官司搜索收執榜薄行切狗者相辱制鞭而死者

太半防之彌峻犯者至多至乃穴地而釀油囊懷酒民之好此可謂篤矣余以匹夫之賤託此空言之書末如之何矣又臨民者雖設其法而不能自斷斯物緩已急人雖令不從弗躬弗親庶民弗信以此而教

教安得行以此而禁禁安得止哉沽賣之家廢業則
困遂修飾賂遺依憑權右所屬吏不敢問無力者獨
止而有勢者擅市張壚專利乃更倍售從其酤買公
行靡憚法輕利重安能免乎哉或人難曰夫夏桀殷
紂之亡信陵漢惠之殘聲色之過豈唯酒乎以其生
患於古而斷之於今所謂褒姒喪周而欲人君廢六
宮以阿房之危秦而使王者結草菴也蓋聞千鍾百
觚堯舜之飲也唯酒無量仲尼之能也姬旦酒殺不
徹故能制禮作樂漢高作樂巨醉故能斬蛇鞠旅于
公引滿一斛而斷獄益明管輅傾仰三斗而清辯綺

粲楊雲酒不離口而太玄乃就子圍醉無所識而露
功以舉一瓶之醪傾而三軍之衆悅解毒之觴行而
盜馬之屬感消憂成禮策勲飲至降神合人非此莫
以也內速諸父外將嘉賓如淮如澠春秋所貴由斯
言之安可識乎抱朴子答曰酒旗之宿則有之矣譬
猶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水火之原於是在焉然節
而宜之則以養生立功用之失適則焚溺而死豈可
恃懸象之在天而謂水火不殺人哉宜生之具莫先
於食食之過多實結癥瘕况於酒醴之毒物乎夫使
彼夏桀殷紂信陵漢惠荒流於亡國之淫聲沉溺於

傾城之亂色皆由乎酒熏其性醉成其勢所以致極情之失忘修飾之術者也我論其本子識其末謂非酒禍禍其安出是猶知濁雨之霑衣而不知雲氣之所作唯患飛埃之糝目而不覺颶風之所爲也千鍾百觚不經之言不然之事明者不信矣夫聖人之異自才智至於形骸非能無人者有七尺三丈之長萬倍之大也一日之饑安能至是仲尼則畏性之變不敢及亂周公則終日百拜殺乾酒澄上聖戰戰猶且若斯况乎庸人能無悔乎漢高應天承運革命向雖不醉猶當斬于公聰達明於聰斷小大以情不失枉直

是以刑不濫加世無怨民但其健飲不卽廢事若論大醉亦俱無知決疑之才何損於酒未聞臯繇甫侯子產釋之醉乃折獄也管輅年少希當劇談故假酒勢以助膽氣若過其量亦必迷錯及其刺毫釐於爻卦索鬼神之變化占氣色以決盛衰聆鳴鳥以知方來候風雲而克吉凶觀碑栢而識禍福豈復湏酒然後審之楊雲通人才高思遠英瞻之富稟之自天豈藉外物以助著述及其數飲由於偶好亦或有疾以宣藥勢耳于罔肆志蓋已素定雖復不醉亦於終果瓶醪悅衆寓言之喻誠能賞罰允當威恩得所長筭

縱橫應機無方則士思果毅人樂奮命其不然也雖
流酒淵何補勝負繆公飲盜造次之權舍法長惡何
足多稱哉豈如慎之耶

疾謬卷第二十五

志菴子曰
此篇論當
時風俗不
以敬讓相
先而以傲
慢成倍君
子宜思所
以返之

抱朴子曰世故繼有禮教漸頽敬讓莫崇傲慢成俗
儔類飲會或蹲或踞暑夏之月露首袒體盛務唯在
樗蒲彈碁所論極於聲色之間舉口不踰綺繻紈袴
之側游步不去勢利酒客之門不聞清談論道之言
專醜辭嘲弄為先以如此者為高遠以不爾者為駭
五駭切野於是馳逐之靡民偶俗之近人慕之者猶
癡也

宵蟲之赴明燭學之者猶輕毛之應颺甫遙切風嘲戲

之談或及祖考或下逮婦女往者務其必深焉報者
恐其不重焉倡之者不慮見答之後患和之者耻其
言輕之不塞周禾之芟溫麥之刈實由報恨不能已
也利口者扶強而黨勢辯給者借錄以刺厭錄耳由切厭扶

發切以不應者為拙劣以先止者為負敗如此交惡之
辭焉能默哉其有才思者為人也猶善於依因機會

准擬體例引古喻今言微理舉雅而可笑中而不傷
不張人之所諱不犯人之所惜若夫拙者之為人也
則枉曲直湊使人愕愕然妍之與媿期於宜絕豈唯

無益而已哉乃有使酒之客及於難侵之性不能堪
之拂衣拔棘而手足相及醜言加於所尊歡心變而
成讎絕交壞身構隙致禍以杯螺相擲者有矣以陰
私相許居謁切西斤人者有矣昔陳靈之被矢管氏之泯族
匪降自天口實為之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三緘之戒
豈欺我哉激雷不能追既往之失辭班輸不能磨斯
言之既玷音點雖不能三思而吐清談猶可息謔調以
防禍萌也尊其辭令敬其威儀使言無口過體無佞
居御切容可法可觀可畏可愛蓋遠辱之術全交之要
道也且夫慢人者不愛其親者也輕聞者不重遺體

先聖之語
令人警員

者也皆陷不孝可不詳乎然而迷謬者無自見之明
觸情者諱逆耳之規疾美而無直亮之鍼職深切艾群
惑而無指南以自反諂媚小人歡笑以贊善面從之
徒拊節以稱功益使惑者不覺其非自謂有端晏之
捷過人之辯而不悟斯乃招患之旌召害之符傳非
之驛傾身之車也豈徒減其方策之令聞虧其沒世
之德音而已哉蓋雖有借老之慎不能救一朝之過
雖有陶朱之富不能贖片言之謬故毫釐之失千里
之差傷人之語有劔戟之痛積微致著累淺成深鴻
羽所以沉龍舟群車所以折勁軸寸颺所以燔百尋

之室蠹蝕所以什

也

連抱之木也古賢何獨踟躕

恂恂之如彼今人何其憤慢傲放之如此乎是以高

世之士望塵而旋迹輕薄之徒響赴而影集謀事無

智者之助居危無切磋之益良史懸筆無可書之善

談者含音無足傳之美令聞不著醜聲宜流沒有餘

敗貽譏將來始無可法終無可紀斯亦志士之耻也

安爲之過而不改斯誠委夷路而陷叢棘舍嘉旨而

咽鈎吻者也豈所謂以小善爲無益而不爲以小惡

爲無損而不止以至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

者邪余願世人改其險詖之行除其驕吝之失遣其

誇矜之人諸疾絕息嘲弄不興之言則趙勝之門不

去客黃祖之楫無所用矣抱朴子曰或有不治清德

以取敬而仗氣力求畏其入衆也則亭立不坐爭

處端上作色諧聲逐人自安其不得意恚懟不退其

行出入也窄逼之地耻於分塗振策長驅推人於險

有不卽避更加攄頓嗚呼悲哉此云古之卑而不可

踰推蔭讓路勞謙下士無競於物立若不勝衣行若

不容身者何其眇然之不肖哉夫盛操清則雖深自

抱降而人猶貴之若履蹈不高則雖行凌暴而人猶

不敬假令外服人體內失人心所謂見憎惡非爲見

尊重也昔莊生未食趙王側立騶衍入疆燕君擁篲
康成之里逆虜望拜林祖之庭莫不卑肅非力之所
服也夫以抄盜致財雖巨富不足嘉凶德脅人雖見
憚不足榮也然而庸民爲之不惡故聞其言者猶鴟
梟之來鳴也覩其面者若鬼魅之見形也其所至詣
則如妖恠之集也其在道塗則甚逢虎之群也愚夫
行之自矜爲豪小人徵之以爲橫階亂靡有定實此
之由也然敢爲此者非必篤爲也率冠蓋之後勢援
之門素頗力行善事以竊虛名名旣粗立本情便放
或假財色以交權豪或因時運以佻榮位或以婚姻

而連貴戚或弄毀譽以合威柄噐盈志溢態發病出

黨成交

廣志

通步高論不能復制繩墨所不能復彈

遂成鷹頭之蠅廟垣之鼠所未及者作威作福以控
御之故勝已者則不得聞聞亦陽不知也臧已者則
不敢言言亦不能禁也夫災蟲害穀至降霜則殄矣
佞雄亂群值嚴時則敗矣獨善其身者唯可以不肯
事之不行倣之而已耳有斧無柯其如之何哉抱朴
子曰詩美睢鳩貴其有別在禮男女無行媒不相見
不雜坐不通問不同一物不得親授姊妹出適而反
兄弟不共席而坐外言不入內言不出婦人送迎不

出門行必擁蔽其面道路男由左女由右可謂昵矣而猶男子非疾病不晝居於內將終不死婦人之手况於他乎昔魯女不幽居深處以致圍學力各切之變孔妻不密潛戶庭以起華督之禍史激無防有汗種之悔王孫不言有杜門之辱而今俗婦夫休其蠶織之業廢其玄統之務不績其麻市也婆婆舍中饋之事修周旋之好更相從詣之適親戚承星舉火不已于行多將侍從曄曄盈路婢使吏卒錯雜如市尋道棄謔可憎可惡或宿于他門或冒夜而反遊戲佛寺觀視漁畋登高臨水出境慶弔開車褰幃周章成邑

孟觴路酌絃歌行奏轉相高尚習非成俗生致因緣無所不肯誨淫之源不急之甚刑于寡妻家邦乃正願諸君子少可禁絕婦無外事所以防微矣抱朴子曰輕薄之人迹側高深交成財贍名位粗會便背禮叛教託云率任才不逸倫強為放達以傲兀無檢者為大度以惜護節操者為濫少於是臘鼓垂無賴之子白醉耳熱之後結黨合群遊不擇類奇士碩儒或隔籬而不接妄行所在雖遠而必至携手連袂以遨以集入他堂室觀人婦女指玷修短評論美醜不解此等何為者哉或有不通主人便其突前嚴飾未辨

不復窺聽犯門折關踰堦穿隙有似抄劫之至也其
 或妾媵藏避不及至搜索隱僻就而引曳亦恠事也
 夫君子之居室猶不掩家人之不備故入門則揚聲
 升堂則下視而唐突他家將何理乎然落拓之子無
 骨體而好隨俗者以通此者為親密距此者為不恭
 誠為當世不可不爾於是耍呼憤雜入室視妻促膝
 之狹坐交杯觴於咫絃歌淫冶之音曲以誚文君之
 動心載號載呶詭戲醜褻窮鄙極黷爾乃笑亂男子
 之大節蹈相鼠之無儀夫桀傾紂覆周滅陳亡咸由
 無禮况匹庶乎盖信不由中則婁盟無益意得神至

一種
 俗言

則形器可忘君子之交也以道義合以志契親故淡
 而成焉小人之接也以勢利結以狎慢密故甘而敗
 焉何必房集內讌爾乃款誠著妻妾飲會然後分好
 昵哉古人鑒淫敗之曲防杜傾邪之端漸謂可至矣修
 之者君子背之者為小人然禁疏則上宮有穿窬之
 男網漏則桑中有奔隨之女縱而肆之其猶烈猛火
 於雲夢開積水乎萬仞其可撲以筭筭過以撮壤哉
 然而俗習行慣皆曰此乃京城上國公子王孫貴人
 所共為也余每折之曰夫中州禮之所自出也禮豈
 然乎盖衰亂之所興非治世之舊風也夫老聃清虛

之至者也猶不敢見乎所欲以防心亂若使柳下惠
 潔高行屢接褻讌將不能不使情生於中而色形于
 表况乎情淡者萬未一而抑情者難多得如斯之事
 足長乎窮士雖知此風俗不足引進而名勢並乏何
 以整之每以為慨故常獲憎於斯黨而見謂為野朴
 之人不能隨時之宜余期於信已而已亦安以我之
 不可從人之可乎可嘆非一率如此也已矣夫吾未
 如之何也彼之染入邪俗淪胥以敗者曷肯納逆耳
 之讜言而及其東走之遠迹哉抱朴子曰俗間有戲
 婦之法於稠衆之中親屬之前問以醜言責以慢對

其為鄙黷不可忍論或蹙以楚捷或繫脚倒懸酒客

醜管不知限齊至使有傷於血流踐烏卧切折支體者

可歎者也古人感離別而不滅燭悲代親而不舉樂

禮論娶者羞而不賀人既不能動蹈舊典至於德為

鄉閭之所敬言為人士之所信誠宜正色矯而呵之

何謂同其波流長此弊俗哉然民間行之日久莫覺

其非或清談所不能禁非峻刑不能止也遂詘周而

疵孔謂傲放為邈世矣或因變故佻竊榮貴或賴高

援翻飛拔萃於是便驕矜誇氣凌雲物步高視遠眇

然自足顧瞻否滯失群之士雖實英異忽焉若草或

傾枕而延賓或稱疾以距客欲令人士立門以成林
車騎填噎於閭巷呼謂尊貴不可不爾夫以勢位言
之則周公勤于吐握以聞望校之則仲尼循循善誘
咸以勞謙爲務不以驕慢爲高漢之末世則異於茲
蓬髮亂鬢橫挾不帶或襲衣以接人或裸袒而箕踞
朋友之集類味之遊莫切切進德閭閻修業功過彌
爲講道精義其相見也不復叙離闊問安否賓則入
門而呼奴主則望客而喚狗其或不爾不成親至而
棄之不與爲黨及好會則狐蹲牛飲爭食競割橫撥
森指無復廉耻以同此者爲泰以不爾者爲劣終日

無及義之言徹夜無箴規之益誣引老莊貴於率任
大行不顧細禮至人不拘檢括嘯傲縱逸謂之體道
嗚呼惜乎豈不哀哉於是嘲族以叙勸交極黷以結
情款以傾倚伸脚者爲妖妍標秀以風格端嚴者爲
田舍朴駮以蚩鎮杭指者爲剽令鮮倚以出言有章
者爲摺答猝突凡彼輕薄之徒雖便辟偶廣結伴流
更相推揚取達速易然率皆皮膚狡澤而懷空抱虛
有似蜀人瓠壺之喻腦中無一紙之誦所識不過酒
炙之事所謂傲狠明德卽聳從昧冒于貨財貪于飲
食左生所載不才之子也若問以墳索之微言鬼神

之情狀萬物之變化殊方之奇恠朝廷宗廟之大禮郊祀禘祫之儀品三正四始之原本陰陽律曆之道反軍國社稷之典式古今因革之異同則恍悸自失喑鳴俛仰蒙蒙焉莫莫焉雖心覺面墻之困而外護具短乏之病不肯謚已強張大談曰雜碎故事蓋是窮巷諸生章句之士吟咏而向枯簡匍匐以守黃卷者所宜識不足以問吾徒也誠知不學之弊碩儒之貴所祖習之非所經易之謬然終迷而返老放誕者無損於進趨故也若高人以格言彈而可之有不畏大人而長惡不悛者下其名品則宜必瞿然冰泮而革面旋而東走之迹矣